

新刻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畧序



涑水源流序者為司馬文正公後裔而作也司馬氏之先為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寧之後至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于河東安邑涑水鄉高堆里子孫因定居焉後魏分安邑為夏縣遂為夏縣人至宋元祐而文正公以相業顯夏實其桑梓之墟也高南

渡時公曾孫吏部侍郎伋扈蹕從遷寓于
會稽之山陰而夏之故里寢微寥寥遂無
人矣胡元竊據子姪靡有仕者

明興文獻不絕景泰初十一世孫廷芳竹
始祀公于山陰廷芳子大司成恂發解京
闈官給舍封王潞州過夏展祀恂之後
弟軫助教國學軫之子曰堽曰塚堽登進

士高第歷侍御塚往奉祀充博士弟子員
夏人咸愛敬之尋以父喪還越未及復往
而卒至十五世孫曰相者起家進士為比
部郎慮因幾輔至夏祭掃慨然有卜築
之志侍御潛江初公為營第宅以待之後
因大獄事秉正罷官弗果相四子曰初曰
祿曰法曰祉嘗召諸子而命之曰木有本

水有源吾文祖墳祠遠在夏縣祭奠夕屋
予心悼焉傷哉憊矣憚于遠徙若等有能
成吾志者吾即死瞑目也已而初癸丑登
第遇夏人希迂馬子巒卒業太學因與訂
擬還夏尋知巴陵卒于官亦弗克諧所願
隆慶改元社偕初之子暉晰遵遺訓負譜
牒以往祠墓之荒廢者修之院宇之頽圯
者葺之土田之湮蕪者墾闢之夏人歡忻
鼓舞僉舉手曰司馬相公之後復有人也
而癸酉秋社領鄉薦晰即第一人明年社
成進士今守邵武丙子秋暉尋復領薦于
鄉猗歟盛哉夫以文正公之碩德大業彌
宇宙而照千載固宜其似續綿綿而不絕
也而守祠墓者僅一二緇黃之輩竟無一

弱息以灑爽餒于松楸之下迄今五百年
來而其間或有志而未遑或逡巡而莫決
或已去而復還其至夏葉掃者才四五耳
至于今諸賢毅然以往各不為外議所撓
卒之科第聯芳桂蘭競芳赫然有聲于南
北此豈非文正公積德于冥冥之中而致
然耶抑亦天地氣數固自有時而非人所
能強耶余于是而知涑水之流所以濟其
源者為不誣云邵武君旣梓公全集及所
為家範傳之遠邇而宗晦子晰又輯其先
世所遺為源流集略八卷續承之意良已
勤矣夫崑崙之水始于一派而其旣也乃
至轟雷霆吞日月混太虛彌六合于九瀦
而為川匯而為河蓄而為江停而為湖靡

不由之何者其源深故其流長也文正公
勲業垂天地聲猷貫古今漫漫乎深仁厚
澤灌溉而滋潤者奚啻崑崙審哉則夫今日
之雲仍踵接謂非其支流餘潤之所及不
可也諸君子溯流窮源既于桑梓之墟沐
浴其遺澤矣廼不佞猶不能無說焉昔蘇
文忠撰公隧碑之文亶亶數千言不啻詳
矣而蔽之以二言曰誠與一乃知公之相
業所以炳焯彪映者其源固自誠一中來
也諸君子尚于其誠一者而庶幾之以之
正心以之修身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則
不惟可以策名彞鼎垂芳竹帛而于文正
公之心源終無負矣斯其為涑水之源流
也夫斯其為涑水之源流也夫

萬曆丁亥暮夏之吉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國子監祭酒

國史修撰會稽康洲羅萬化頓首拜撰

涑水源流集畧引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畧者以余祖文正公家世
晉河東夏甸之高狹里涑水西環因其地而名之
也當其時諸人輩出著作夥矣而播遷之後文獻
中微所謂存什一于千百惡能復睹其詳哉集以
畧名傷弗備也然而猶幸是什一之存采而輯之
則以示所承爾蓋余生也晚適丁家業零替父兄
傳經它郡髫髻時偶見所遺

先朝告身數通者英積德二卷大父按察公重修譜

系一帙輒檢拾于弊囊敗笥中什襲珍之弱冠負
篋西遊返故里日往來于先祠丘壠之上拂拭古
碣之壁字留題銖收鎔貯日積月累已復取希迂
馮氏所修邑志允述吾宗家世者謹書備錄漸以
戎秩合之于前所遺顧而喜曰斯亦足以稱余氏
之繁矣或曰而祖徽懿載之國史名字貫系
詳於家乘章章今昔如日中天是編不已贅乎斯
曰不然自先正公居于河洛竈于鳴條而曾孫闕
國公扈遷東野家于會稽南北相距殆四千里
次相承凡十餘世於是址人以涑水氏為無後南
人以山陰氏為失祖有味乎太史呂文簡公之言
哉之編所輯先之以行事系籍之實繼之以

制誥圖跋之傳終之以紀述標題之富或作而裕後
或述而輝前溯流窮源種種具矣蓋國史之所未
備而家乘之不及詳者也昔太史公成史記而竟
厥考之業文正公藏先集而重手澤之存其他若
寶遺笏襲遺矢洎敝衣寸壤之類兢兢弗失覩其
物如挹其容保其貽如聆其唾矧夫作述是闕源

委所自充有大焉者哉可使之委汨已乎言者唯
唯遂付諸剞劂氏而以是語引其端

萬曆丁亥秋七月吉日不肖孫司馬晰頓首謹識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一



溫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行實小傳

晰曰余氏自休父受姓之後代有聞人如太史公父子以良史著於漢安平獻王以賢藩著於晉而厥後最著者則有宋熙寧元祐之間文正公父子祖孫兄弟輝映後先為名臣鉅儒其籍貫資祠具在夏甸故邑志獨詳焉越之子姓宗之為近譜系

歷歷可溯余採行實邑志中而首揭之如左昭世德而見源流之自也

司馬池字和中光之父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塋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少喪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學讀書舉進士以文章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二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名臣由鳳翔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

池獨嗜退後更戶部度支鹽鐵副使歲滿中書進名上曰是固辭諫官者真名節士乃擢天章閣待制以光貴贈太師溫國公初試殿庭而報母亡友匿其書公心動夜不能寢曰吾母素多疾家得無異乎行至宮門徘徊不入語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溫公以誠為入門而卒成大儒池庭訓之力也宋史有傳父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耀州富平令以池貴贈太常少卿光作相贈太子太傅龐莊敏公稱其治行士節具於張唐卿

所造墓表今其石剝落不可讀但蘇文忠公撰其制詞有曰篤學力行追配前人仕道難進止於一命則其賢可知矣恨藏書不備莫稽其詳故附於此

司馬旦字伯康清直強敏由秘書省校書郎歷鄭祁縣知梁山軍安州治郡有大體所施設取於適理使事在在有惠政及人以熙寧八年致仕歷官十七遷至太中大夫澹泊無欲奉養尚完人不見其貴與人交以信義喜賙其急與弟光友愛充篤尾

光平昔所與論天下事旦有助焉及被召門下侍郎固辭不拜旦引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光幡然就宦天下方懼光之終不出及聞皆欣然曰長者之言也與弟光富弼文彥博諸賢為真率會衣冠偉然所至都人聚觀之公生於丙午又與程昞諸賢為同甲會賦詩繪像世為盛事比唐九老云宋史有傳

司馬光字君實生而神異不喜華靡年七歲與群兒

戲一兒墜水甕中群兒皆走公即以石擊甕水迸
見得出公活人手段已見於童稚之時年二十中
進士甲科通判并州仁宗嘉祐六年擢同判尚書
禮部言日食不滿分而雨不當賀帝從之是年知
諫院時儲嗣未立入對首言之欲選宗室為繼嗣
帝納之遂立宗實為皇子是為英宗復進三劄五
規帝皆嘉納英宗即位兩宮為左右讒構有隙京
師大雨水公極言讒賊離間之罪勸帝進孝道自
是兩宮之情漸釋治平三年加龍圖閣直學士兼

侍講神宗即位以公為翰林學士力辭不許未幾
又為御史中丞時帝欲大用公拜樞密副使王安
石呂惠卿力阻之以道不行固辭疏凡七上乃收
還誥勅為翰林學士與范祖禹劉恕黃庭堅子康
同修資治通鑑熙寧四年以公判西京留臺公上
疏力辭久之乃從其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歸洛
自是絕口不言天下事築園號獨樂時與邵堯夫
同寓洛中人化其德有不善曰勿令司馬端明邵
先生知公退安石惠卿輩遂專用事變祖宗法天

下騷然元豐七年資治通鑑成詔公爲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哲宗立宣仁聖烈太后高氏同聽政知天下苦新法首起公爲門下侍郎公以天下爲已任變新法又進爲尚書左僕射與呂公著同心輔政民權欣鼓舞甚於更生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在位九月而薨太皇太后爲之慟即日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京師爲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夏葵送者如哭私親嶺南登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哲宗親篆忠清粹德之碑命學士蘇軾撰文樹諸墓道理宗寶慶二年圖公像于昭勲崇德閣度宗咸淳元年從祀孔子廟庭

國朝錄其後訪之夏縣無人移文於浙復其家所著有資治通鑑傳家集稽古錄通鑑考異歷年圖通歷百官公卿表翰林詞草註古文孝經易說註繫辭註老子道德論註太玄經大學中庸義註揚子文中子補傳河外諮目書儀家範續詩話遊山行

記醫問潛虛集等書傳于世呂氏中曰天將祿人之國必先汰其君子天將以元豐為元祐則使司馬光獲相於初元天將使元祐為紹聖則不使司馬光憫遺於數歲當是時新法已多變矣然君子未盡用也小人未盡去也公薨於今日而黨議已兆於明日使光尚在則君子尚有所立必無朋黨之禍必無報復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亂之所係也

司馬里字昭遠溫公再從兄也父曰沂贈尚書都官郎中以孝謹稱喜周鄉人而自以惡衣蔬食終其身舉進士釋褐龐籍為鄜延經畧使奏通判鄜州州將不法里平居與之懽甚臨事正色力爭不少假借性廉靜質直所至有惠政每罷官至京師未嘗有所謁視審官榜文闕人所不取者乃取之終太常少卿為人孝友居喪致哀寬厚容物而內守勁直善為詩多為人所傳誦宋史有傳

司馬宣字用卿溫公再從兄也父曰浩贈衛尉卿為人尚義於宗族恩尤篤贍孀婦孤兒皆獲其所族

積二十九喪一旦悉舉而葬之弟子里早孤賴浩
教以文學取進士宣以蔭補官累官至駕部員外
郎初為華州司戶叅軍時獄囚負寃得直者甚衆
及以母葬去任直寃者炷香於頤贊以送之當官
公直能知小民情偽為人沉密然喜愠不形性
恬靜不自矜譽及卒聞者無不嘆惜温公撰墓銘
司馬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
過人博通群書以明經上第居母憂勺水不入口
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見者哀之温公居洛士之從

學校公者退與康語未嘗無所得塗之人見其穴
止雖不識皆知其為司馬公之子也公修道鑑康
有助焉公薨執禮如母哀毀過之治喪用禮經得
遺恩悉以與族人為講官上疏陳前世治少亂多
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其君及時向
學守天下大器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為書最純正
陳王道尤宜觀覽既病猶力解孟子二卷會除諫
議未受條具請所當言以待曰得一對極言而死
無所恨矣及卒公卿以至市井之人無不哀之為

人廉潔口不言財初立溫公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三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入京師納之乃止范祖禹爲誌其墓宋史有傳

司馬富字希道旦之仲子善屬文仕爲承議郎通判
陝州事

司馬宏旦之季子性剛正紹聖黨事走上書論辯得罪謫永州終陳留令卒死於黨禍

司馬京字允宗溫公再從子父曰謔爲人謹厚孝友自幼無子弟之過贈尚書比部郎中京以蔭補官

宗遷駕部員外郎通判潞州軍事爲人彊直幹敏
所至吏民稱之

馬朴字文季少育外祖范純仁家以純仁遺恩爲官父宏因黨禍死朴徒跣負柩還靖康初金人次汴郊命朴使之虜以賢者之後待之加禮乃吐心腹諭以亟求講解復命任事者疑不決都城陷徽宗思朴之言以爲兵部侍郎二帝將北狩又貽書請存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且悉取其孥趙鼎爲匿其長子倬於蜀故得免建炎登極赦至燕公

私令齎詣徽宗為人所告金主憐其忠釋之徽宗崩奉使未弁欲先請然後制服公曰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柰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主亦義而不問金命為行臺左丞力辭而止後卒于真定詔稱其忠節顯著贈兵部尚書謚曰忠繫宋史有傳

司馬植父康卒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邵伯溫為可託請以伯溫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官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

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於世

司馬桂字才伯富之子溫國公之從孫博學能文仕至司戶叅軍

司馬伋字季思溫公曾孫出鎮廣州終開國伯吏部侍郎所交皆天下名士洪邁輩樂與之遊凡溫公之書必梓行之於資治通鑑得公凡例于殘稿中撮其要例傳於世子奪之旨大明克昌家學大有功于文正高宗南渡扈從寓杭今為會稽山陰之始祖云

附錄

司馬恂字恂如溫公十二世孫家貧竭力事母正統九年甲子順天鄉試第一人拜官諫垣奉使高麗節氣方勁王尊禮特異不受餽遺高麗刻其文至今傳誦

英廟復辟極言人臣懷二心者時石亨曹吉祥勢傾中外人趨附之公獨簡重自持及亨敗附者多獲罪公以正直遷詹事府少詹事無國子祭酒慎執禮度不徇人情

上幸太學殊加禮眷卒於官追贈禮部侍郎祀鄉賢曾稽邑采有傳任禮科時奉命封王潞州至夏拜掃司馬相字邦柱溫公十五世孫父公贛家貧傳經它郡遇害客死公方弱冠痛號踣奔負屍歸塋事繼母撫異母弟孝友終始無間正德十六年辛巳登進士仕刑曹以

欽明李福達大獄事持法罷官歸田里杜門課子日唯吟詠自娛足跡不至公門絕請託卻餽遺如是者垂二十年性尤澹於聲色貨利即俸餘悉推諸

弟而自以敝衣蔬食終其身鄉評避之

司馬初字元甫相之長子父邁疾數年朝夕侍奉湯藥未嘗少懈及卒經營喪葬備嘗艱苦且家計蕭然食指更衆力學課徒以供母氏滫瀡及贍養一家與諸弟不分爾汝嘉靖癸丑第進士授巴陵令常祿外毫無所染事有不便於民者釐之汲汲如恐不及不恤一身利害丙辰冬入

覲缺費貸舉丁巳夏卒於官竭囊不足以歛諸後事周諸當途者始給士民哀而思之性耽經史居常
不釋卷貯書數篋皆涉獵批評問學該洽仕不完
施識者惜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二

溫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誥勅恩命

晰曰余祖待制公而下奕世顯矣異時制勅歲
久蓋多散佚而見存若干卷並為先朝故物遞
傳迄今尾繫以名公跋語錄而鈔梓示世守也
至

國朝 恩命亦以類附重顯揚而并見貽裕之

遠云

宋溫國文正公自宣德即授行大理評事勅

勅宣德即將作監主簿簽署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
事司馬光賦性奇雋臨事疆敏能勤學茶不墜家聲
自介俟藩條更歲比擢從近署參屬士官思罄所長
以裨其上可特授行大理評事依舊簽署武成軍節
度判官廳事散官如故

慶曆五年六月十六日

跋

司馬文正公德言功烈炳於當時垂於後世乎於
華貊貽於子孫方正學謂伊周而後惟公一人知
言哉此卷為

仁宗朝自宣德即授大理評事時制勅固後此而
為名中丞名諫議名學士以至名宰執者之權輿
也裔孫那柱子相出以示余余嘉其起家寒素秉
正履方即今用大夫罷政里居且蕭然環堵而獨
告身圖卷種種舊物尚存笈笥非其世德作末知
所輕重惡能保有至是於乎數百載而下不墜家

聲可謂後先濟美者矣余故重有嘉焉而樂道之
匪止以同心蘭結好也

明嘉靖九年庚寅莫春初吉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學校前翰林院庶吉士戶科左給事中山

陰汪應軫子宿甫書

溫國文正公自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勅

勅竊惟前代隆名之主以嘗不尊禮儒術講論政理
者乎東京則開華光之於北朝則盛露門之學逮至

有唐故事尤盛而褚馬聯進道風茂焉朕承

列聖之後夙夜惟念所以立治之法思得通經蹈道

之士緝熙光明未始云獲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克理檢使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體常守正有求福不

回之操而深於史家之學能知治亂興懷之跡茲可

以增吾之明而發吾之未達也而以爾久縻風憲之

任鮮克燕見使朕不聞道術之啓中甚憊然今將啟

延英之席紹甘盤之荼是用還爾禁林之職復兼進

讀之選親侍帷幄日談誼訓倍朕之益豈不大哉往
祇茂恩宜體誠意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充翰林
學士兼侍讀學士知制誥散官勲封賜如故

治平四年九月 二十四 日

跋

神宗即位之初御史中丞王陶劾韓忠獻公琦不
押文德殿常朝班為跋扈由此罷陶而司馬文正
公自翰林學士代為中丞公言陶罷而宰臣終不
押班則中丞不可復為矣忠獻於是押班而公始

就職其後論事切直每每如此上不能盡從之乃
託言資其經筵啓沃還公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
其實不欲公居言路爾時呂正獻公公著知通進
銀臺司封還其告上命以告直付公不由銀臺正
獻因此乞罷此告是也公既還翰林被命專脩資
治通鑑以備進講先出御製序以賜之故告辭言
公深於史學述上意也予謂公之學豈但深於史
而不深於經者於此而觀其去就進退之不苟於
終身而究其德言功烈之不玷孰經學如之哉時

論以史學歸於公而以經學歸於王安石神宗惑
之置公於散地使專脩史置安石於政地使兼脩
經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卒以此弊天下微
公承其後而起救之幾不可爲矣自有經以來學
焉而成輔相之業終於以相業配享其君以學術
從祀其師者三代以下公一人而已何其盛哉公
之後人恂由明經魁選爲給事中春坊贊善寶藏
此告出以示予敬書其後而歸之

天順元年丁丑孟冬時享齋宿日

賜進士及第奉議大夫八通政司左叅議兼翰林院
侍講朱新劉定之書曰

此溫國文正公自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勅也考
宋史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公爲御史中丞總五月
因論張方平不協物望罷還經幄是年安石始用
事而杜鵑至洛陽未幾公以論新法不合歸洛十
有五年而相相一年而卒章蔡安呂革彈冠相慶
矣于時公脩資治通鑑制詞謂深于史學帝非知
公者也而又蔽于安石卒爲基禍之主惜哉

萬曆十二年甲申四月朔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致仕晉陽王道行書

溫國文正公自翰林學士加柱國食實封二百戶勅
勅朕紹休鴻業夙夜兢兢稽考典章祇見

郊廟以祈貺施保佑生民故傳曰無所不通謂盡覆
載之有以饗于

帝詩云莫匪爾極謂因高厚之配以尊其親上下既
交通遐均霑屬茲已事宜以加褒翰林學士兼侍讀

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編修歷代君臣
事迹詳定封事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兼
提舉司天監公事同詳定轉對臣寮所上封章上護
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司
馬光早以儒學躋于近列諫垣憲府向多開陳經席
禁林居有譏述屬茲郊廟之事乃眷侍祠之勤宇內
慶流豈後恩典遂進勲等仍衍食封懋哉欽承母忘
爾守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兼侍讀
學士知制誥加柱國食實封貳伯戶散官差遣封賜

如故

熙寧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跋

右為熙寧元年神宗南郊禮成加公柱國食實封貳伯戶勅也蓋中書行詞門下審定尚書奉行故勅尾署大臨公亮珪京鼎臣諸名年月誥身並壓印文不用御璽皆與今制異制詞爾雅行草猶有筆意出治平勅上是時執政以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下學士議公與金陵爭論理財至有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大相牴牾有去志矣讀是勅想見其人言論風采凜凜猶昨日事予孫保之如天球河圖可也

萬曆甲申四月朔八原王道行明甫跋

溫國文正公自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勅

勅策廟之書論議所職必資良直之美用暢婉微之風我得名才允當遴選以爾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編脩歷代君臣事迹詳定封事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兼提舉

司天監公事同詳定轉對臣寮所上封章柱國河內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
魚袋司馬光學足以通古今之變文足以昭典冊之
華執經露門視謔鑿苑而介靖之操既表儀於禁塗
論議之公亦補削於時道朕惟國必有史官難其人
所以謹後世之傳明四方之志載筆之命皆曰爾宜
固能詳前代著作之規舉一時哀沮之法惟爾所善
弗假訓言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兼侍
讀學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散官差遣勲封食實封

賜如故

熙寧二年八月

日

跋

此宋神宗手勅溫國公製也攷公在英宗時約成
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因命續其事
比神宗嗣服寔公續事會也故勅中至惓惓焉神
宗繼述大孝即此槩見而公守職循業用成君德
非道德博聞之臣乎商孫省元宗晦氏過而示予
予讀之竊用私幸以為猶及見之也又因以仰嘆

有宋君臣際會隆盛庶幾太上都俞之風而司馬
祖孫相承之美歷千百年而如見皆人世奇絕事
也書用識哉

明萬曆甲申長至吉日進階朝議大夫湖廣布政
司右叅議稷山梁綱書于知止軒

溫國文正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勅
門下帥群臣宿道而鄉方在慎取相佐王者脩政
而美國莫若求人顧惟眇躬獲嗣大統儲思業業
不敢忘

六聖之休注意賢胥將以總萬方之治褒進上宰敷
告外廷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上柱國河內郡開
國公食邑三千四百戶食實封壹阡貳佰戶司馬
光受材高明獲道醇固智足以任天下之重學足
以知先王之言事

厚陵備儀侍從之列被遇

文考權總樞機之繁有大臣特立之風蹈君子難進
之節方予訪落之始起應秉鈞之求調娛萬幾必
先教化之意辯察百職不失禮義之中是用諮諏

僉言褒加異數越外左揆之路無峻東臺之班申
行爰田倍數其食於戲上寅亮於天心則陰陽以
兩以之順下遂寧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寧而
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蓋輔相者為之甚
而老成者重於典刑勉行所聞以底治可
依前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
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主者施行

制可

給事中臣純仁等言

書如右請奉

制付外施行謹言

元祐元年閏二月

日

宋開國伯伋自右奉議郎轉右承議郎勅

尚書吏部

磨勘到右奉議郎權通判嚴州軍州主管學事兼

管內勸農事

賜緋魚袋司馬伋

右壹人擬轉右承議郎差遣賜如故

叅知政事臣葵

侍郎兼權尚書臣景夏等言

謹件司馬伋等貳人擬官如右謹以申

聞謹奏

告右承議郎權通判嚴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山
勸農事賜緋魚袋司馬伋計奏被

旨如右符到奉行

隆興元年六月二十二日

開國伯伋父右承議郎楨贈右朝散郎誥勅

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

郊祀大禮赦書節文應見任文武陞朝官父母妻並
與封贈右朝奉大夫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
權刑部侍郎司馬伋故父任承奉郎贈右承議郎楨
之父擬贈右朝散郎

權侍郎兼權尚書臣大猷等言

謹擬沈文等擬封贈父母妻如右謹以申

聞謹奏

告贈右朝散郎司馬楨弟計奏被

旨如右符到奉行

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

跋

此宋乾道六年刑部侍郎司馬公伋以遇郊祀恩
贈其父楨誥也其裔孫福建憲副使其子公鞅持
以示寬寬聞宋之南遷公從行入越故越中有司
馬氏自公始蓋歷四百年而此誥與其子孫並存
固溫國之德基于先亦公有以保其族而衍之此
憲副君之所以惓惓不能忘也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長洲吳寬書

開國伯以右朝散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勅
勅右朝散卿尚書吏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司馬伋中
戶三家之賦僅活一兵步卒五人之糧可贍一騎此
前史養兵之論亦後人計費之言悉仰給於度支寧
不傷於國力然則統之民部臨以王官庶乎其宜也
以爾性有通方才無滯用以大賢之後為當世之稱
前者占蘭省之名即贊天官之武選條理甚析姦欺
不生武疇爾能可司軍賦爰以國計之重遂正版曹
之名委屬蓋優欽對母息可特授依前右朝散卿尚

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賜如故

乾道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開國伯以右朝散大夫充秘閣修撰權知廣州軍
州經略安撫都總管勅

勅右朝散大夫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臨安
府判官司馬伋治人莫如嗇律貪在手廉番禺為鎮
邀在一隅蠻琛海賫舳艫相屬古來賢守若吳隱之
之端潔宋廣平之剛方善政猶存待人而舉爾名德

之後清白有傳故家流風已足以感服况躬行其化
而表率之乎更迭之制姑從所請論譔之職用寵具
行遵爾祖訓宣吾教條使民知朕不忘遠之意為官
擇人顧不美歟可特授依前右朝散大夫充秘閣修
撰權知廣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主管廣
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填程祐之
闕仍借紫候迴日却依舊服色

乾道八年八月十五日

跋

自宋室南遷中原文獻半徙江右今其它氏子姓
予不能知而獨司馬文止公之後代有聞人用能
以經術科第世其家予可理平陽時則識今邵武
公敬甫氏社於諸生中而今復識其猶子孝廉宗
晦氏晰宗晦一日出家始著英會圖積德贈言及
誥勅數通示余作而請口不肖晰祖溫國文正公
以世計凡十有七矣系籍夏縣墓祠碑碣具存迨
公曾孫開國伯伋以吏部侍郎扈蹕遷會稽因家
焉自是夏邑之蒸嘗無主矣先大父按察公相起

家進士為比部即遠歸灑掃慨然欲卜築定居而
以大獄秉法解組弗果父巴陵公初繼登進士筮
仕尋卒于官顧奕世仕進顯矣而家儲無儋石巴
陵公卒之日至無以為歛世業所傳述者惟告身
數卷及圖書數策而已小子輩佩先人遺志而來
倖徼一第所藉於不斬之澤匪偶也願公賜之言
以垂不朽予閱之嘆曰嗟嗟物久則敝器故則毀
未有能閱世長存者斯物理大較也今去文正公
之時凡幾伯載亡論本支如開國諸公能紹麻承

德有聲於宋即數十世之後而猶然綿綿奕奕盛傳美彰有是哉積德長久之言公蓋不我誣也藉使公以千駟萬鍾詒諸後譬之過眼煙雲倏忽聚散詎能耀當時而裕後世使五百餘年舊物與其子孫並存而無恙哉若欲不朽而先人無亦繹勅詞中所言遵爾祖訓乎而祖以誠一視躬範世以仁明武立朝格君形之規劄記之史乘昭昭也若其適追來孝永終令譽則善積慶餘如持左券繼自今雖百代無訛孰公之言不誣于前而願誣于後

邪宗晦勉乎哉曩余聞吳越人言按察公父子操行善清作來世德惜其未究厥施而對揚光大之責挈以遺之敬甫宗晦氏諸君今敬甫宗晦砥志鏘躬動循矩矱彬彬質有其文天之所以興司馬氏而司馬氏之所以奮典者殆駸駸未艾乎若然則謂之不朽也亦宜而非以予言重也宗晦勉乎哉萬曆甲申孟秋既望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奉

勅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雍丘侯于趙書於晉陽公署之養性軒

享于無窮

勅曰教育無隆母德不殊于父寵恩並茂君心實勤
乎臣緣人子之至情為國家之定制顯揚彼繫激
勸是闕爾張氏乃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司馬相
之母儉勤無至慈孝風全體坤道以相夫克稱遺
範佐義方而訓子弗際顯榮顧柘樛之澤猶存而
風木之懷彌切爰頒渥典用慰孝思茲特贈為安
人庶慈盡之有知服休光于無斁

勅曰母道尊于配父豈惟鞠育之勞子心切于顯親

特重褒封之典蓋禮有緣義而起故恩必以類而推爾謝氏乃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司馬相之繼母出自令族歸于善門順正從夫心克敦于內助勤勞視子恩實同於所生祿養方隆賢名允著渙揚綸命用示寵光茲特封為太安人茂膺冠帔之華益衍庭闈之樂

勅命

嘉靖三年六月十五日

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司馬相并妻

勅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官分六職惟刑部為特繁屬有羣僚在主事為均重民命攸繫國法是關必才行之俱優庶職業之能舉茲惟慎選不輕授人爾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司馬相家學淵深天資謹厚登名甲第列職即曹精聽斷以謹刑章曾無滯訟慎操持而遵國法大著賢聲歷歲浸深課功惟最爰頒渥典

用示寵褒茲特進爾階承德卽錫之勅命於戲奉
公守正固為士之恒規慎始保終亦居官之要道
尚加懿懋以俟超登欽哉

勅曰人臣有勞于國朝廷必寵其家律惟伉儷之良
亦被褒封之命典章具在風化所關刑部四川清
吏司主事司馬相妻趙氏出自華族歸于名門孝
以奉先克盡蘋蘩之禮儉而率下恒敦荆布之風
坤道既脩褒章宜錫渙揚綸綍式耀綉褕茲特封
為夫人用旌主閨之勞益衍宜家之慶

勅命

嘉靖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司馬社母

誥命一道

奉

天象運

皇帝制曰人子顯親之心至無已也乃制或限于父
而恩猶遠其母亦幸矣載在舊章茲有新命爾原
任福建按察司僉事司馬相妻趙氏乃刑部河南

清吏司主事司馬社之母夙稟柔儀克修順德相
夫服采則憲臬齊榮迪子成名則秋曹著望爾之
淑問為不朽已是用加贈爾為宜人祇荷廷綸末
綏家祚

制命

萬曆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之寶

浙曰余祖按察公以

欽明大獄事視職歸田里迨季父服官即署始
得請於

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稱定
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
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
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
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冀宗主判宗正寺固辭不
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太子琦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
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賞之富至三
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
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

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
當徒及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
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
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堯王翊善有過必諫
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
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爾太宗怒曰王年
少不知為此皆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
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
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

一差外佐清修爾夫績學服官內德之茂徵已足
用封爾為安人肇膺綸綍之華尚勵蘋蘩之職

勅命

萬曆六年四月十九日

之寶

福建按察司僉事司馬勅

勅福建按察司僉事司馬以今命爾提督管理福建
都司并行都司一十七處所屯田子粒兼管一省
水利爾于屯田事務必一須督令以時耕種依期徵
納禁革放放奸弊軍民有告爭田土者就行踏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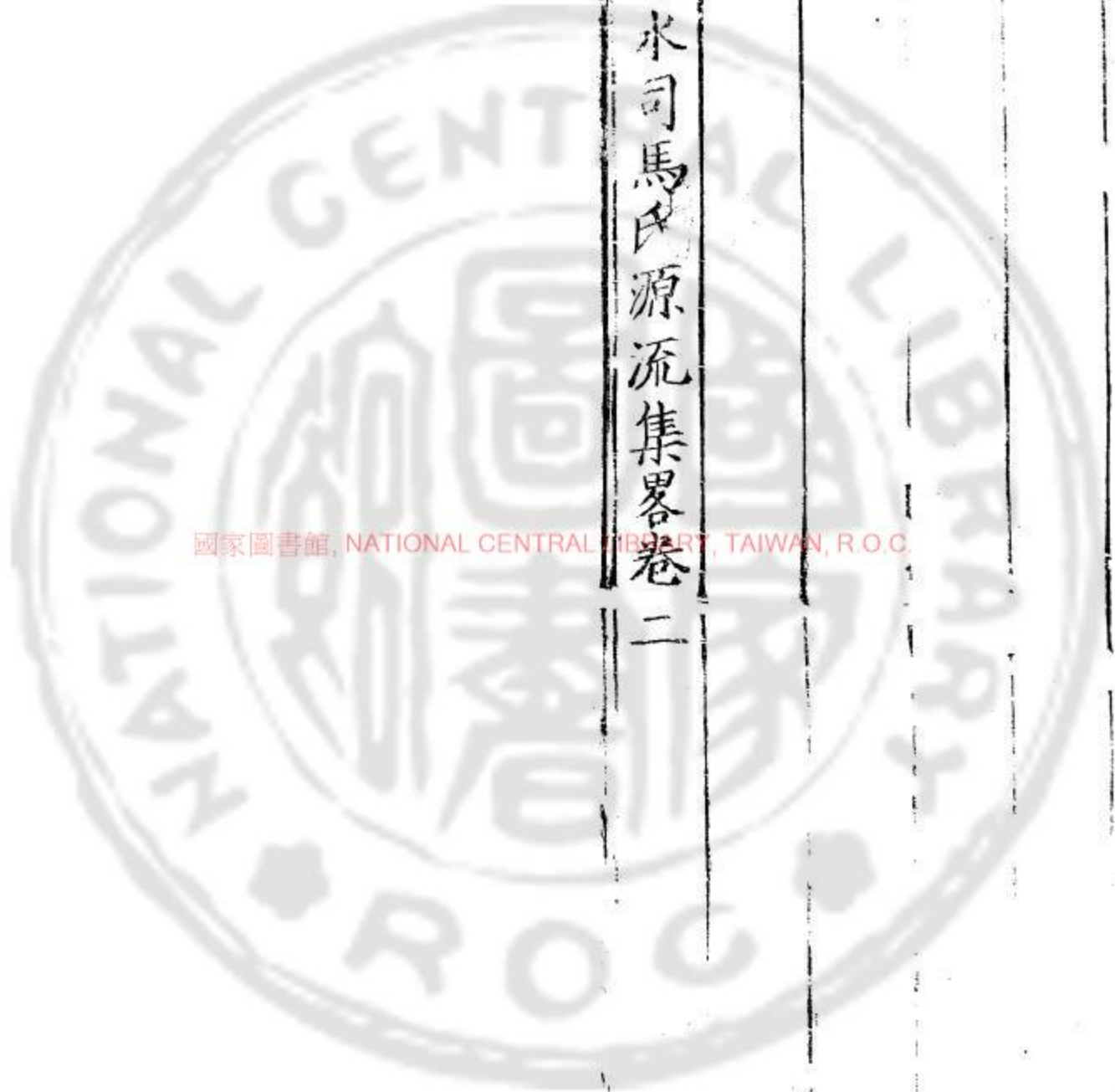
分斷其該管官吏旗軍及勢豪無籍之徒敢有徼
占及剝削下屯軍士侵占屯田包攬屯糧拖欠不
完者悉聽爾從公追究重情懲治應拏問者究開
如律應奏請者叅奏來聞仍依見行事例于各該
屯所倉廩蓄積預備米糧等項遇有饑荒一體賑
濟所問囚犯或有應追入官贓罰就發所司收掌
候米穀價賤收糴入倉以備賑濟其各衛所月糧
軍需等項一應錢糧奸弊俱聽爾無常稽考責令
首領文職官經手不許徇衛徑委千百戶鎮撫等

官所屬官員或有倚恃威力故相沮撓及徇私作
弊不畏公法者爾即叅奏處治水利則每年二三
月間須親詣各府州縣督令治農官員各將境內
汗岸陂塘壩堰責令得利人戶以時疏濬深通務
使蓄洩有備旱澇無虞如有富豪勢要之家侵占
阻截應拏問叅奏者亦聽爾從宜區處每年終仍
備將修濬過丈尺造冊送部查考以憑陟黜爾受
茲委任尤宜持廉秉公正已率下務俾屯糧充足
水利興舉斯為稱職如或奸弊不除虛應故事責

有所歸爾其慎之慎之故勅

嘉靖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凍水司馬氏源流集畧卷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凍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三



溫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碑碣紀述

浙曰待制公而前父遠難攷自公而下凡四世
皆葬於凍水南原鳴條岡上今松楸翁仲森森
巖巖而珉碣豎於其次大者如蘇長公所撰書
神道碑雖爲惇卞輩奸黨仆磨而

御篆及龜趺尚存無恙即後人倣長公字跡而

墓鑄者猶有筆意其它洎修塋紀述亦皆名公
筆也不肖間嘗拂刷手錄及采邑志而輯為二
卷至于修祠有記而祭章而詩咏在墓左與縣
治之祠宇中者輯為二卷皆所以存古蹟而寄
永思也

銘狀

宋天章閣待制司馬府君碑銘

龐籍

宋名臣謚
莊敏公

君諱池字和中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之後王之
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塋陝州夏縣涑水鄉高堠里

子孫因定居遂為里人焉曾祖林祖政當五代叔運
不求仕達皆以氣節鄉黨嚴尊之考炫舉進士仕至
耀州富平令以府君登朝累贈太常少卿妣皇甫氏
追封安定縣太君少卿治行士節具於張唐卿所造
墓表云府君方嚴重默見於齟齬志度淵遠人莫窺
其際讀書研求精意不喜膚末為文根於正道不為
瑣琢而億事度物燭見冥遠先是運兩池鹽率由蒲
坂亂竇津截大陽經底柱之險路迂且惡至道中有
達白開峪山道自聞喜抵垣曲比前運減費什六七

陝人無賢愚皆推服其功時府君未冠獨曰鹽利通
源諸夏前之議運者未知此道之便公利人歟有而
不知知而不為謂前人無智者乎殆有巨害於其間
耳衆皆少之而不然其夏山水潰出運車泊人牛漂
流者不可勝計道遂廢衆始服焉景德二年進士及
第授河南府永寧縣主簿以清動愛民間縣宰陳中
孚傲狠人也待府君驕慢而奉之益恭不阿意以隨
其曲不求眦以彰其過人皆重之歷睦州建德益州
郫縣二尉郡民忽有訛言云戍兵將變又云群蠻已

叛富室爭瘞珍貨空廩匿林野人心蠢騷知宰閭立夢
松陽託它事詣府避之府君攝行縣政適在正月之
望乃命開郭門燃燈恣民游樂廷中吏叩頭爭之一
不聽惑由是人心安訛言止考滿縉紳薦能者十有
三軍遷鄭州防禦判官頃之移知光州光山縣所知
交薦拜秘書省著作佐郎出監壽州安豐縣酒稅尋
徙知遂州小溪縣就除本省丞秩滿還朝會龍圖閣
劉學士焯出知河南府兼留守司辟知司錄司事俄
拜太常博士留守通判闕復以薦升數月入為群牧

判官任中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出知耀州擢授利州
路轉運使進曹度支洎兵部代還國求外職知鳳翔
軍府事以知諫院召懇辭不就上固知其退讓至是
益嘉之進直史館府職如故又以戶部判官召到省
改判鹽鈇勾院上滋欲進擢之以本官兼侍御史知
雜事在臺拜工部郎中賜服金紫數上疏言得失歷
三司戶部度支監鈇副使景祐末以天章閣待制知
河中府道改同州歲除遷兵部郎中仍前職知杭州
號州晉州慶曆元年十二月癸未以疾終於鄆

之安靖堂享年六十三先娶曹氏無子亡後娶聶氏
祕閣校理震之女封錢塘縣君才淑之懿孝睦之行
著於閨門而稱於鄉黨焉十九府君一年而逝三子旦
以蔭補將作監主簿服中改太常寺奉禮郎望早秀
而天光進士高等以將作監主簿簽署平江軍節度
判官公事旦光皆文雅風成而有清直之風是可知
遺軌之不墜矣文一人適博陵崔毅孫二人良試將
作監主簿富試中書省正字府君之捐背旦光泣護
旅觀歸於故鄉二年八月癸酉葬於涑水南原之具

村以從先塋二夫人祔謹按府君之爲人奉身儉潔而臨財無吝始少卿之終俸祿餘積直錢數十萬府君一毫不留蓋奉諸父而日以至貧居喪及佐永寧葬益不克身常乘驢入皆信其真素不謂矯詭安於靜退恬於榮利優游銓掾十七年它人爲之憤歎而處之怡然先朝以馬政之僚得判官者其遷次不伍密使曹侍中利用與君無素采公論而薦辟間召命即殺牒河南府

請不赴旨下敦遣乃行就職時曹之權燄燭灼天下趨比之者盡脂膏嚙之態府君端慤自守非公事未嘗私造已見其勢偏禍速然以交疏不克規之洎曹之難貶坐朋附得斥逐者十數人衆美其先見而免府君曰在終聞召謂入爲御史非所樂故辭苟知曹公舉佐群牧登即行矣自是不出一語彰曹之短誦言嗟痛之士夫益服其行在岐下朝廷虛諫院以召之府君謂諫諍之職不過二途或犯顏箴闕以盡臣節或吐剛養望以取貴仕是不害身則喪名烏能

兩全之決志請讓為時所稱及在益銖歲滿宰司進擬適為權近所毀故上初無恩言俄曰是嘗辭群牧諫院者真名節士乃有天章閣之拜惟君知臣豈虛也哉府君生平奉上官不回曲于朋友盡規切知人之善面則勵之背則揚之為政大抵以正綱紀塞僥倖抑權豪恤孤弱為心尤不好名譽在餘杭不飾厨傳不樂遊宴以靜臨下而事益簡寡以公制物而政無私謁亦以是獲怨惡而罷去退處小郡未嘗芥蒂於心亦不以曲直之理而思校焉初府君以孤介之

節無左右之助自進直太史入副綱憲以至於登內閣為侍臣實由天子特知之在光山時薦者已衆一夕夢吏銓引對遙望宸宇天姿尚幼時真廟撫運既驚寤背汗洽而不敢言因默念升改之期方遠俄而代歸鈞校於天官對有日矣自以夢兆絕無遷望屬先聖違裕思簡政以便頤養今上在春宮有詔非大除拜大刑政皆皇儲決之後數日有司啓引於資善堂仰瞻睟表一如夢中豈龍德飛見必示期於冥兆也將君臣感會皆攝契於未形邪不然何神明覺諭

昭晰之如是乎籍獲接府君之游舊矣始聯事於群
牧後籍為戶部判官府君實本部副使遂同為待制
臣故知周而契篤旦光洎猶子里永惟微懿謀列金
石泣書行實見求撰次籍以制兵監邊方事之劇無
復棲念於文矣然以和中之知與二三子之勤請曷
敢不勉銘之銘曰

禍萌惟微 見之者明 我知既效 疇云弗矜
權人薦推 常心所榮 我方拒避 嚴敦乃行
勢盈禍速 罪連比朋 先見之哲 推而不膺

帝求諍臣 詔來自京 懇章以辭 收命於成

嗚呼和中 懷此明識 始終險夷 莫匪清德

眾人皆進 我獨退之 眾人多回 我獨直之

直豈我名 退惟我當 誰其知之 哲君惟皇

道遐命局 鬱矣其亡 琢茲溫礎 永識端良

宋贈衛尉卿司馬府君墓表 溫公

府君諱浩於太尉公為從父兄其鄉里先世見於祖
墓碣曾祖諱林祖諱政父諱炳皆不仕府君少攻詩
以學究舉凡八上終不遇遂絕意不復自進於有司

專以治家為事為人魁岸慷慨尚義氣於宗族恩尤篤司馬氏累世共居食口衆而田園寡府君竭力營衣食以贍之物一無私孀婦孤兒皆獲其所凡數十年始終無私毫怨言家貧祖墓迫隘尊卑長幼前後積二十九喪久未之塋府君履行祖墓之西相地為新墓稱家之有無一旦悉舉而葬之弟子里早孤府君識其雋異自幼教督甚嚴其後卒以文學取進士第仕至太常少卿所至著名迹前此鄉人導涑水以溉田利甚博歲久岸益深峭水不能復上田日磽薄

將不足輸租府君率鄉人言縣官始請築埭於下流水乃復行田間為民用至於今賴之天聖八年四月癸巳終於家年六十二慶曆二年八月癸酉塋丙墓初娶張氏早終生女適鮮人南公佐公佐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娶蘇氏先府君十年終年五十八生男宣又娶郭氏無子後府君十六年終年八十宣用太尉公蔭補郊舍齋郎累官為尚書駕部員外郎知梁山軍今致仕居家駕部君寬厚有守練習法令善為政吏民不能欺既升朝恩贈府君官至衛尉卿夫

人蘇氏追封長安縣太君駕部君謂古之君子必論
撰其先人之美著諸金石故命光直叙其實以表於
府君之墓道時熙寧八年九月庚辰也

宋贈尚書都官郎中司馬君墓表

王安石

川人謚

荆國公

君姓司馬氏諱沂陝州夏縣涑水鄉高堠里人其先
出於晉安平獻王孚至征東大將軍陽始葬河東安
邑後魏分安邑為夏縣遂為夏縣人自唐以來降在
畎畝而君之曾祖林祖改父炳皆不仕然累世未嘗

異居故家之食口甚衆而貧無以贍君幼孝謹父兄
悉以家事付之能儉勤以成其家當是時田不加廣
又未嘗為商賈竒素之荼而司馬氏更富父兄皆醉
飽安逸而時有餘力則及其鄉人然君遂以惡食蔬
食終身其卒也以景德三年十二月丙子年三十二
以祥符六年葬涑水之南原夫人同邑李氏女年二
十八生男詠里及一女而寡頃之詠及女皆卒於是
父母欲奪其志而舅姑亦遣夫人自誓不嫁躬執勤
苦使里之四方就學姑李氏老且病卧一榻扶然後

起哺然後食夫人左右侍養未嘗少失其志如是累
年以至其沒既而里仕奉夫人之官夫人始別其母
而思慕成疾久之乃愈里積遷至尚書都官郎中歷
將數州而封君尚書都官郎中夫人封永壽縣太君
年八十三以嘉祐五年九月甲寅終於京師其年十
一月壬寅合葬於君之墓而君之從父弟子起居舍
人光叙其事如此以來請曰願有述也以表之墓上
嗚呼君所謂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而道行於妻子者
以此而學則豈與夫操浮說而無其實者比哉夫
人之德可謂協矣雖非其家人而欲論著吾固樂為
道之又况以起居之賢嘗為吾僚而有請也於是書
以遺之云

希迂馬氏曰今按荆公集不載此篇豈其徒京

惇輩目温公為邪黨奏路隊之譚毀治鑑時而

刪之邪嗚呼險哉

目是而下凡希迂馬氏語皆希迂翁變而修色
聚中語而有關係于凍水源流者也故并錄之

宋故贈尚書比部郎中司馬府君墓表 温公

况諱懿字嘉謨陝州夏縣人其先宗支所自出見於
祖墓碣曾祖諱政祖諱珂父諱嵩皆不仕兄為人謹

厚孝於親友於兄弟自幼及長無子弟之過不幸生
二十八年以天祐四年六月辛卯終於家夫人同縣
王氏進士禹之女長男未名而夭次男京生未踰歲
而兄沒夫人年尚少自誓不嫁京既長以叔祖天章
府君蔭入官為人強直幹敏所至吏民稱之由是累
遷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潞州軍州事贈兄官至此
部郎夫享榮祿之養究二十年封西昌縣太君年七
十九以熙寧三年七月壬寅終二子長適鄉人曹中
立早卒次適進士宋輔始兄之沒也生二年矣故於

佐曰趙寅以傲狠刻暴名於世雖卑位常行行視天
意氣如公相兄始至閱獄囚釋寅所妄繫者近百人
寅爭之兄一不顧既而詞禮倨慢兄亦不與之校又
之寅寢自愧悔謝服及寅官滿泣涕不忍去兄早孤
年過三十乃仕以是周知民間情偽其為政合民心
有悍狡為民害者痛繩以法愚弱不識理者徐為諭
解徃徃曉寤欣悅輟訟而去故所至民愛慕去之久
猶思詠不已然其奉上官無過分之禮每罷官入京
師多閉戶家居未嘗及權貴之門視審官缺員榜於

壁人久不取者輒受以去惟掌店宅時留京師凡再期自餘率不過數月已去矣以是獨所治之民知其才崇之美而朝廷終無後知之他人或仕宦絕在兄後或才能出兄下遠甚以熟於時態往往取顯官兄處之晏然俱若不見聞者常曰吾幸以寒士積官至二千石自足已久尚何求於人哉司馬氏同居累世宗族甚大兄為之長凡二十餘年能一施以恩無親疎賢不肖之間故人人無怨善為詩多為人傳誦夫人同郡魏氏封其縣君故處士贈著作郎野之女處士名重於真宗朝列傳在國史夫人先兄十八年終於渝州享年若干子男二人雍太廟室長膺試將作監主簿女三人長適內殿承制雷周祐次適馮翊縣尉王淳早卒次適郊社齋郎崔頴兄終之歲某月某甲子與夫人合葬於先塋二光以葬日之迫不暇請於他人故忍泣叙而銘之其後兄二十一歲而生加之各從宦四方於兄治行不能得其詳姑錄其所知者以傳永久不敢以一言私也銘曰

壽雖未高不為夭官雖未顯不為卑德之和為衆

所慕政之便為民所知仕不苟進考於道無虧况
今何恨考生者同悲嗚呼哀哉

駕部員外郎司馬府君墓誌銘

熙寧九年作

温公

兄諱宣字周卿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皆不仕父諱
浩以通毛詩屢應州舉名升禮部及兄登朝以贈
尉卿母某氏封某縣太君司馬氏累世聚居今口
不減數十衛尉府君為之長兄年十六衛尉即家
委之衣食均贍宗族無間言衛尉得以優游日適
餘年而終兄用從父太尉府君蔭補郊社齋郎太

以家事非兄不能辦未聽從宦後數年乃調達州通
川尉州有宣漢塩井距州千餘里唯一谿僅通小舟
可以往來守井吏恃其險遠大為姦利州遣兄往按
之因為區處利害凡再往返遂革其弊考滿除華州
司理叅軍州將驕貴數用私欲撓公法兄執不聽有
幕僚性剛戾自將以下皆惡之共文致其罪俾兄鞠
之幕僚復上書訟州官皆獲罪唯兄不染於辭人以
是益知其公平有驍騎十餘卒犯罪謀亡去監押捕
獲之誣云共圖不軌欲殺之以求功賞州官信之謂

兄必考掠取服兄不從止擬實鞠之皆止杖罪餘囚負
寃得直者甚衆既而遭繼母郭氏憂去官直寃者或
炷香於頂臂以送之服除授解州聞喜尉用薦者遷
大理寺丞知河中府猗氏縣徙閩州新井縣通判鄧
均二州先是房州竹山有金谿出金甚多山谷窮僻
人跡罕至豪族專其利監司欲命置場市之皆憚其
險辭不行時兄年已踰六十奮曰利其祿而避其勞
可乎遂往躋攀崖巘為之經畫條目使公私俱利仍
每月一按行凡歲餘乃還均州秩滿徙知梁山軍累

官駕部員外郎年甫七十體力尚壯即求致仕詔補
子廣郊社齋即廣為號州盧氏主簿迎兄之官以熙
寧八年十二月戊子朔暴得病已丑終於官舍年七
十有三兄為人沈厚寬裕喜愠不形於外少時家貧
有衣一笥夜遺火比家人覺狼狽救之笥衣已盡兄
獨卧不起家人尤之曰燒衣蕩盡何心尚安卧耶兄
曰衣已燒矣起視何益轉枕復寢人皆服其度量子
孫僕役有過徐訓諭之不輕罵辱然當官公直能知
小民情偽吏不敢以私毫欺也雖練習律令而不為

峭刻斷獄必求厭人心摧抑疆猾扶衛愚弱所治職事皆有方畧或素號繁劇者兄處之有餘暇氣色不動而衆務脩舉廷中未晝寂無人聲其下皆畏而愛之父猶見思從事三十餘年未嘗有過然性恬靜不自矜譽故人知之者亦鮮無所超越循常調終身兄亦不憾也其奉養儉素自為布衣至二千石飲啜服用未嘗少異與鄉人居和易簡靜故沒之日聞者無不嘆息先娶鈕氏早終再娶張氏解州助教震之女柔靜慈良宜於族姻封清河縣君治平四年終於鄧州年五十八歲男四人曰齊曰庭曰廣曰旁庭號州號略尉女四人長適解人樊景讓次適陝人張安仁次二人未嫁皆早夭齊等以熙寧九年二月壬寅奉兄及嫂之喪葬於夏山鄉先塋之西南光以期日之迫不暇請於時之賢士大夫自為之銘曰

廓然宥容頽然無爭所莅之政不煩而成去久而人益思無求而人莫知年至歸休始終無虧

司馬溫公行狀

蘇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

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
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
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
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
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
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
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
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
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州虢晉六州以清

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
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
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年十五書
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
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補受郊社齋即再奏將作監
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抗
辯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至丁
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
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遷

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為樞密副使薦公乃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奏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為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

已為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二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羅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

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示為戰備遇敵死之
議者歸罪于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
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
既没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弟時人兩賢之改
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
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
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
顧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譏遷度支員外郎
判句院權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

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
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
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
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
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為不當收公言轍
拈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咬君憂國之心不可不
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事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
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
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善神氣後宮嬪御進見

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
不宜數御上皆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
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
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
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
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
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一上其一留中其二
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立則已言一出豈可
復及願公以死爭之于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

願陛下言臣昔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
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
而已聞公言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繼嗣者乎
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
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
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
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
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
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不復言後

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
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
監察公從容謂洙曰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
立嗣事恨不以此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
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時嘉祐
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
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
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
事小久無遠慮特欲倉卒行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爾

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
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
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
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
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主判宗正寺園辭不
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
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薨不賞之富至三
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
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辱不

侯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
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
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
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充王翊善有過必諫
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
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爾太宗怒曰王年
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挾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
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
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

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于李氏詔瑋出
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瑋散遣其
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
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
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
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
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
知諫院上疏言經畧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
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

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謹譁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逸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于用法有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凌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不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太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表也引却慎夫人坐正為此爾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知嘉祐八年真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玉曾清純如張知白劉正如魯宗

大政大臣忠厚如玉曾清純如張知白劉正如魯宗

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謏諂如羅崇勲者當速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典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金諫院公使錢金以遺

其舅氏義不藏于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于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疏奏太后以防矯偽曹佺除使相兩府時遷公言佺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爾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

意沮壞大策離間下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
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
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
之時有詔陝西刺史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
康定慶曆間籍陝西民為鄉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
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
崩潰縣官知其坐令無用汰遣歸農而惰遊之人不
能復反南畝強者為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
今義勇何以異此平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

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
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即帝位待綰有
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
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
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
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佐隆宜有尊禮詔
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
公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
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

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公手藁為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訥訥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揮使高宜桺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廷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

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救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徃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首權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

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

可復為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嘗一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仁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蘇小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寄資食其廩給

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
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
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
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
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
卿延鈴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
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
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
無惟陛下知之若無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

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閣門
祇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
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
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英宗山陵公爲
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參百兩三上章舜從之邊
吏上言西戎步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
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
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
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

源亦司馬氏清源集卷之三
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京不之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候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

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耻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悦手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著為答詞使中外曉

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
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
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
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
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
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
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
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
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
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
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
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
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
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
加賦此乃桑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
武帝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蚤起幾至於亂若武帝
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
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

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
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衮事責
兩府兩府亦不復辯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為諫官
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
則同相視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
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
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蘆河下
流以紓恩冀深瀧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
前反復諭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

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
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
謂之新法公上疏遞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
餘年無一不知公言者天下傳誦以為公真宰相雖
田夫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
實也邇茲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
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
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
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

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
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
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
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
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
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
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
司官爾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

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邪
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
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
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
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其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
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
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
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
人主實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

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與朝訥訥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關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領取則與之不顧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

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左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

乏米益陳柰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未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

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返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志信之士於今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誦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

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間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乾糧餼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

事而未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餼昔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與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先病民也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

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卧内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惧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

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佞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

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戍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

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帶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黷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日夜引

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
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
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
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
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
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權酷均輸等法
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
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宮市五坊
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

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一縣法
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非
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
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
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
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
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
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
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為十科求天下遺才命文臣陸

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
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
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
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
曰母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
常平糶糶法以歲上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
增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則不及下等而不
糶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
傷虛已以聽公公知無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

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
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
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
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
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
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
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
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
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

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言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

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疋賜龍腦水銀以欽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

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浴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贖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過聖明言聽計從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此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

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註老子道德論二卷集註太玄經八卷太學中庸義各一卷集註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十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

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
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
綜况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
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
所賢者劉邠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
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
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
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
悅親為製叙賜名資治通鑑詔通英讀其書賜穎邸

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其
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夫人先公卒
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
校書郎孫二人植楨皆承奉郎公歷事四朝皆為人
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
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
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
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
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

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
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
知公平生為詳故錄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
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

司馬文正公墓誌銘

蜀公范鎮

公諱光字君實自兒童凜然如成人至既沒其家得

遺奏八紙上之皆手上當世要務以上墓誌全文悉取蘇文忠公所撰

司馬公行狀維剛出仁狀所載公論交趾貢興獸蘇

輒舉直言及經略安撫使便宜從事非永世法充媛董氏追贈并令典并言太皇太后有所取用當如上所取西戎致祭

朝訪夕諮 公既在仁 中外咸喜 信在言前

拭目可觀 日親萬機 勤勞百為 盡瘁憂國

夢寐以之 曾未幾日 援溺振渴 事無巨細

悉究本末 利興害除 賞信罰必 曰賢不肖

若別黑白 耆哲俊乂 野迄無遺 元惡大慙

去之不疑 無有遠近 風從響應 載考載稽

名實相稱 天胡不仁 喪吾良臣 天實不怨

喪吾良輔 嗚呼公乎 而不留乎 山岳可拔也

公之意氣 堅不可奪也 江海可竭也 公之正論

浚不可遏也 嗚呼公兮 時既得矣 道亦行矣

志亦伸矣 而壽止於斯 哀哉哀哉

蘇文忠當書石謂司馬公休云軾不辭書此恐非

三家之福遂易今銘

忠清粹德之碑

蘇軾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
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皆自
重耻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
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

或蹈其機 豈人也哉 公亦不知 曰是惟天

二聖臨我 如山如淵 公惟相之 亦何所為

惟天是因 惟民是師 事既粗定 公亦不留

龍袞蟬冠 歸于其立 公之在朝 布衣脫粟

惟其為善 惟日不足 主既不有 死亦何失

四方頌之 豈惟茲石

初蜀公所作銘詩云

天生斯民 乃作之君 君不獨治 爰畀之臣

有忠有邪 有正有傾 天意若曰 待時而生

皇皇我宋 神器之重 卜年萬億 海內一統

而熙寧初 姦小淫縱 以朋以比 以閉以壅

乃于黎民 誕為愚弄 人不聊生 天下詢詢

險諛儉狷 唱和雷同 謂天不足畏 謂眾不足從

謂 祖宗不足法 而敢為 誕謾不恭

赫赫 神宗 洞察于中 乃竄乃斥

遠佞投凶 誅鋤蠹毒 方復任公 奄弃萬國

未克厥終 二聖繼承 謨謨輔佐 乃曰斯時

非公不可 召公洛京 虛心至誠 公至京師

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

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

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奸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

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

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

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

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

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

得行衛士見公擎蹠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惧而歸洛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忠義 五十五 蘇軾 傳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爭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亦哀炷藪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三夫而

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

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一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莖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

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隗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後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

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寂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樞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

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即以元祐三年五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志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

方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進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

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退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

之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
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 子惠我民 孰堪顧天 惟聖與仁

聖子受命 如堯之初 神母詔之 匪亟匪徐

聖神無心 孰左右之 民自擇相 我興授之

其相惟何 太師溫公 公來自西 一馬二童

萬人環之 如渴赴泉 孰不見公 莫如我先

二聖忘已 惟公是式 公亦無我 惟民是度

民曰樂哉 既相司馬 爾賈于途 我耕于野

士曰時哉 既用君實 我後子先 時不可失

公如麟鳳 不驚不搏 羽毛畢朝 雄狡率服

為政一年 疾病半之 功則多矣 百年之思

知公于異 識公于微 匪公之思 神考是懷

天子萬年 四夷來同 薦于清廟 神考之功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畧卷三

涿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四



溫公十六世孫社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記狀

修故丞相太師溫國公墳記 司馬富 且之子

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尚書左僕射司馬公薨於位
翌日上遣使詔其孤康曰余之蠶臣盡瘁國事以損
厥壽朕甚愍焉其從官葬以報其力康稽顙泣血而
辭曰陛下之先臣實有儉德平生夙勤予孫以薄莖

自為終制書尚存也今朝廷之制盛大崇廣上費縣官下勞民力惧非先臣之本志也臣敢固辭又明日上復遣使諭指曰若爾何以報為臣之忠且勤者予自答乃父此非乃所得辭也上復諭諸大臣令曉以不可辭之指康對曰臣奉先人之訓不敢不以聞先臣之志若此陛下以君命奪之無不可者敢不惟陛下之令於是詔尚書戶部侍郎趙瞻入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公喪歸陝州夏縣里第先喪未發命入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公從姪開封縣尉庭紳

史禮直官乘驛詣涑川先塋相地下宅於是以十月甲午掘壙發陝解蒲華四州卒穿土復選上方百工為塋具十一月復命富提舉之十二月丙戌墓成其制築垣四方方九十步四隅為甃墩墩高六尺南出為關門門方丈有二尺二表施闕闕塚垣施屋四方方三十有一步崇一丈四隅為闕闕為樓三級而實之南出為關門門方一丈為屋一區內設屏外施石人羊虎望柱各二挾門為闕闕為樓制如四隅其西南隅則公塚也高丈有八尺甃壙廣丈有二尺縱丈

有五尺上爲華蓋周施丹繪石室深五尺有五寸廣九尺縱丈有一尺凡用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三工蓋比初計減九千九百三十八工按舊制甃壙爲石門中爲儀槨內供奉李君初蒞事則謂康曰敕葬之制雖有舊章其未安者小損益之可也竊惟丞相之志好實用而惡虛飾彼石門難得儀槨華靡爲費甚大是二物者足以當其餘百數十品矣而實於葬無用也或能省之可以減縣官之費十五六而民不病若何康對曰唯於是易不門以槨而撤儀槨不用不踰

時而功就民無病者李君善撫士卒卹其飢寒而知其勞苦故自經始至於竣事無一人莩而死者則其能可知矣於是役也富實與摠蒞惟叔父之忠而勤事聖主之仁而報功歎息感泣不能自已又使者將命敏而從宜費少而民安工省而事集上足以副聖君優賢卹民之志下足以慰忠臣好儉愛物之心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爲記

修忠清粹德碑樓記

司馬桂 富之子

丞相司馬公既葬之明年天子勅翰林學士蘇公撰

公隧碑之文論次大節元勲而銘之上親爲篆字以表其旨曰忠清粹德之碑且命內侍李永言從孫桂督將作百工調卒募夫起樓於墓之東南以居焉永言桂既受命即裁省浮華損約制度使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凡七月而畢事其土木金石圻墁丹雘之工總會一萬六千有奇而所損之數稱是樓之大制基極相距凡四丈有五尺上爲四門門二牖下爲二門門一城複閣周於碑迴廊環於閣繚垣四起爲之蔽衛此其大畧也至於連薨旅楹從廣延袤之詳則臣

氏存焉竊嘗念本朝元老之勲德既如彼而天子之褒恤又如此不可蔑而無聞也嘗思發明朝廷之意而揄揚君相之美刻石紀實使天下後世曉然知之蓋亦不敢徒爲有司之文具而已伏觀前古致治之隆無踰於三代之盛非獨君之聖也臣知盡其忠非獨臣之賢也君能致其禮上致禮以使下下盡忠以報上故當時太平有不足致而後世高仰若不可及也昔之大臣有左右弼亮之勞訐謏獻納之勤者天子既錄之於其生又錄之於其死是以藏名于盟府

配饗于宗廟紀於旂常勒於鍾鼎使與日月並垂金石不泯其為記功可謂至矣雖然又不若巨碑偉字陳列茂績巋然立於墓道之前使千載而下知堯舜之君有稷禹之臣觀其文如覩其人思其人如生其世遐想高慕而不可見則歎吁歎息而不自勝非獨薦紳之士能講論談述於上而閭閻之民亦將謳歌吟頌於下其踰於古顧不多哉嗚呼後之視今且復如是况適當其時而親自其事者安得而默也

重立司馬溫公神道碑記 王廷直 淮西壽春人金皇統時縣令

汚斯碑不再立何以樹人鬼之泣歸而謀諸僧訪尋舊本乃於公會任二孫曰作曰通家得之因募邑恩滂法洪率闔邑僧院各出羨餘共成雅事命工刊模欲扶其碑工者白其墳僧曰審其碑面穴隙已不可鏘磨轉祝陰則斜裂破碎間實以土分而為二決不可立想見初仆碑時為無知輩自龜而上推撲所擊而然也欲再別尋石於諸山倉卒之際定不能致黑亦目即無初立碑朝廷之大力也數日深思而無謀公族侄孫曰倚者與僧匠見白曰不若橫碑作小段

而摸立之則可知斯則龜杳不損俾後人之知其異
而議之凡月餘不能決將以候乃作乃通之來而訂
論之則二子方冒暑毒焚舟決戰取應於雲燕之間
而未回適有衆僧之力仍偶廷直在任浩然有立碑
之興一鼓作氣不至再三而衆竭誠投機之會間不
容總之時也因改碑而為四額一跌一共成六石使
後之人摸而合為一亦可分而為六圖亦可於是
不羶群譏斷而行之使公家子弟它日顯核或後來
會長有特達之義問山選石磨鉅碑而戴刻於初龜

之上則其本尚在可以重興廷直不能無待於後來
也嗚呼天之將喪斯文也使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
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初毀公之德而仆之者今則其
柰碑何天之相之厥有自哉已而詢之僧曰其碑模
列將何所立乎圓珍珍首作禮面公之墳焚香正色
誓而告廷直曰當出款帑於墳院法堂之後特設一
堂中設公像周圍置朱龕以立之一以報溫公之恩
遇一以報祖師之傳法一以報信友協睦之賜一以
報縣令勸成之力專四有巨碑號曰溫公神道碑堂乃

圓珍之用心也廷直以其志喜其言乃命筆而直書之以垂不朽

脩復宋相文正溫國公司馬先生碑祠記

口口

明正德戊辰狀元禮部侍郎陝西高陵人謚文簡

御史朱君士光巡鹽河東至則先適夏縣鳴條岡之凍水鄉教謁溫公之墓及其世塚拜於祠下祠二一祀公之父待制池暨公一祀公之子右正言康祠皆卑隘其前又障以僧寺士光弗是也乃遵

詔例命夏令榮察勗建其祠為一宇正堂三楹撤東

舊祠附以材作兩廡廡皆三楹廡南作應門扁曰崇賢欲且毀僧寺焉乃曰司馬氏之後既南遷存此猶可以葺香火則止斷寺殿之北楹用啟門除又闢路於寺西墉外為先門扁曰仰德改西祠為士夫謁憇之所扁曰誠一堂自門而堂東轉而祠皆有垣墻始不混於佛室也又與其鄉前刑科都給事中馬君駢考求其家世應祀者於是坐待制於祠中南向坐公兄大中大夫旦於東墉下西面坐公於西墉下東面通窾坐正言於旦之卜坐公之猶孫兵部侍郎忠潔

公朴於公之下邇與八子祖孫萃於有廟亦推公之意也士光又以哲宗皇帝篆公忠清粹德碑額其文爲蘇學士子瞻所撰紹聖崇寧間遭姦人章惇蔡卞輩踣擊崩裂後惟原趺龜形崇及九尺委於草莽間乃命訪石於絳之稷山麓奇珉焉紫潤堅鏗礪且成長溢二丈厚二尺有五寸闊三其厚有七寸百牛所難移也又自稷遠夏二百餘里中復阻汾澗乃檄解州判官牟景孝絳州判官戴麒逢冬深禾刈塗凍河殺囊隙客筏停積又可橋梁乃濟遂摹哲宗手篆於額

重登蘇子之文於碑以豎于原趺之上復作亭以居之亭四柱柱高三丈有五尺四面皆橫桴而洞虛懸達不遜司馬桂之碑樓也功始去年秋七月凡五月而告成財取諸官帑之羨力用諸懷德之民今年三月山西叅政予友秦世觀寓書於柵以述美而士光并以其詳問記夫士光予同年之傑也素志溫公之爲人當其脩復碑祠固所樂耳夫溫公政績具國史文章具傳家集著述具通鑑通志稽古錄諸書忠清粹德具哲宗之手筆而其感人心動天地本諸至誠

惟一者又已具於蘇子之碑茲固萬世誦之不磨者也夫感天人者其效也兼誠一者其本也於其間利用之德尤可述焉公嘗論治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且曰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於是嗟乎公惟仁也視百姓如一體是故新法病民即辭樞密義勇遺害即犯宰相救災節用即捐常金甚至身羸食少而以死生委命病革憂語而於朝廷未忘四患未除而於死不瞑目此其心蓋克於擊甕救兕之初雖夫並生之域亦可近也公惟明也辯忠邪利害如水

鑑是故不受名山料諒祿祿之難制議耕窟野計河東之省輸諫賀日食意四方之必見甚至攻斥變法雖惠卿亦沮論覆王氏雖安石不知志緩遼夏雖趙滋高宜必劾此其材蓋克於幼了大義之時雖夫無事之智亦可企也公惟武也見義如嗜欲好善如飲食是故濮王之議不避帝親宗實之建不惧帝諱克媛夏竦交允言壅謚之論不畏帝寵甚至罷曹佺之使相黜任守忠之交構劾王廣淵劉居簡之私結寄資此其志蓋得於警枕力學之中雖夫矯裁之強亦可

以庶幾也是故誠一由茲而暢發天人於是而協應
然則士光修復碑祠所謂民懷懿德雖勞不怨吏重
風教雖費不奢者不其然乎且公之初薨也天下畫
像以祀哲宗命治墳壙發陝解蒲華四州之卒計工
一萬八千九百有奇至選尚方百工為塋具若是其
盛也自是之後惇朴且欲毀塚其祠之廢可知元大
德間張式始祠公於學左延祐間李榮祖始捏塑為
像然至今祠始為備矣宋碑既彼惇朴踣擊文久不
傳至金皇統間王廷直謁墓見杏生龜趺之側虬枝

蟠屈周蔭交護如惺如蓋廷直乃因跌索碑得諸瘞
土因裂四分并其額跌共成六石而以間山選石載
刻于初龜之上俟諸方來然則今茲之舉有以復五
百年之墜典振千萬世之公道矣或曰杏者幸也幸
有一跌之存因以得其完碑將非天乎聞士光又走
使索字人於陝西舊傳安民子孫猶有在長安者不
知亦能鐵筆否若并索之彼必奮然鑄曰是安民之
後某也亦可以慰乃祖矣嗚呼姦黨碑今安在哉公
之勲爵名字籍譜詳在蘇碑士光名寔昌江西高安

人正德戊辰進士

司馬故里坊牌記

朱寔昌

明進士監察御史高安人

予既修復溫國司馬文正先生墓祠及其忠清粹德碑事竣巡按王君士英清戎張君伯含皆按部至乃同謁于祠下并周覽其山川而問俗焉知其地至今猶稱爲司馬里王君顧曰餘慶禪院猶與祠墓并列而三而院門毀貌猶雄不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則過者將無所瞻仰伯含曰是在士光子於是遂以二君之意乃檄運司判官高遷夏令柴察取蒲州官木四

株作柱鳩工集材建坊牌一座於仰德門之前扁曰司馬故里盡寺之東而作牌門實據鳴條岡之勝士英曰茲可名鳴條發秀矣西面亦爲門于墓墻之盡涑水望而環焉伯含曰是非涑水鍾靈乎乃各登其額而以橫垣屬于中之大坊偉然都宮人不知有佛室矣二君命記之且以示同心之好予曰文正先生家世行實具在國史其道德文章著於天下聞於夷狄頌於當時傳於後世誠一之功宋東坡蘇公已具述之仁明武致用之德呂太史涇野年兄詳矣是皆

百世不磨者也予復何言然惟先生有言佛氏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今餘慶禪院乃得依其祠墓縣志謂公之初意予則以為非信筆也且無他據意者子孫既遷懷德之民以此葺香火耳否則託名賜額以幸存未可知也予又聞司馬子孫遷山陰者最為蕃昌文獻不絕景泰初十一世孫竹得請于

朝始祀公於其縣成化十二年十三世孫埰來居夏縣修奉祠事未幾南還其亦以其先世里第為禪院所據無所於居乎予三人者之是舉也蓋有得於先

生不喜釋老之心焉異時山陰之族有崇德象賢懷水木本源之念如埰者復來歸焉則賢有可當以他廢寺處禪院僧佛而盡還司馬氏之故物則王君所謂表宅里而樹風聲者於是乎可徵矣况人其人廬其居韓子亦有名言乎雖然予復有感焉秉懿好德之心貫萬世而一者也方金皇統元大德間視宋為讎敵去先生未遠而張武王廷直乃能祠公左右至我

皇所列聖天覆地載之恩於古聖賢祠墓世加修葺

敦以 詔旨而表章之實乃有待於今茲之舉則所
望於賢有司者亦豈可必乎坊之立月日與碑同是
為記

重脩獨樂園記

王教 明祥符人
翰林侍讀

此司馬文正公獨樂園故址云公昔此園在洛中洛
人士以為名勝乃夏之涑水里復有此豈其潛以龍
修築茲別墅初自家食時已有之故士人相傳猶能
指點其處也園以樂名必有取爾矣古言樂在其中
自仲尼始至稱回賢則又曰不改其 公之友賢師

聖宜無如孔顏者樂之取義其諸本乎在中不改之
云乎或曰獨樂不若與人逃人忘世樂奚以獨無乃
投竿執衽決渠操斧人將病且勞而公獨嗜以為樂
也曰是不然孔顏惟貧賤斯言樂公在家食正惟其
時殆亦能樂其樂獨裕諸中非人所得與知亦不以
此樂告人焉若夫天真至趣隨寓皆得託物 形無
入不可園可得而獨專乎哉樂園之獨蓋養夫用世
之同推以及物公不獨潔而逸人也夷考其樂以天
下相業足徵否則婦人孺子焉知君實相公之來都

人何慶天乎人乎竟不獲畢見此樂於世者何哉園
至宋末猶無恙歷金迨元屢遭兵燹遺址雖存中則
蕩沒如髡矣邑侯鍾君素馳景慕乃今宰公鄉邑拜
瞻闕里訶求園位覆以祠屋維厥時蓋已具舉百廢
復此義起焉爾即以覘侯樂善何已他日宦業所就
不有大可樂如公者耶工始於嘉靖庚寅秋明年春
和遂以落成體公儉素不以泰侈焉累此樂也侯名
恕字近道河南南陽人舊與教同鄉舉

脩復宋太師溫國司馬文正公祠墓重立忠憲

粹德碑狀

馬騃夏縣人刑科都給事中鄆陽知府

宋太師溫國文正公姓司馬諱光字君實家世行實
具載國史及行狀茲可畧其道德文章著於天下聞
於夷狄頌於當時傳於後世史臣稱其有旋乾轉坤
之功近世方正學謂伊周以來惟公一人信知言哉
自宋迄今從祀

先聖廟庭况桑梓之墟乎公元祐初拜相在位九月
而薨葬之明年哲宗命蘇文忠公撰其隧碑論次元
勲大節而書之親爲篆其額曰忠清粹德之碑初公

為門下侍郎援故事請於朝建寺守塋賜額餘慶禪院塋在今縣治西二十里迨紹聖崇寧間姦臣章惇蔡卞輩肆其邪學蠱惑人主反目公為姦黨而仆其碑磨其文迄於靖康雖復公封爵而碑則埋沒未立也天意欲彰公德乃生杏樹於龜跌旁形色殊絕見者異之金皇統九年實宋紹興之十九年也縣令王廷直因杏之異求碑所在得之士中訪於公從曾孫曰作曰通家得其舊本謀重刻之而碑已破裂欲更為新碑以石巨非卒爾可致乃橫截舊碑為四段模

其文而刻之刻成無所於立詢謀於僧得圓珍者出其私帑建祠堂於禪院後之右偏中設公像周圍置朱龕而立之名曰溫公神道碑堂元至正十二年又重刊而移陷壁間增設公父待制封溫國公像其篆額龜跌猶委棄於草莽中初金虜挾公姪孫兵部侍郎朴北去悉取其孥趙忠簡為匿其長子倬於蜀因家叙州後高宗南渡公曾孫吏部侍郎從遷因家山陰并夏縣之族分為三矣縣志未之深考謂公之子孫舉室南遷者誤也入元之季子孫不知所終而

夏縣遂無人焉今獨山陰者寢為蕃昌文獻不絕景
泰初十一世孫廷芳得請於

朝始祀公於山陰成化十二年十三世孫塚來居夏
縣修奉祀事尋以父喪南歸每歲清明惟有司祭奠
墓下而已正德十六年侍御丘公謁公祠墓顧頽垣
荒丘慨然以脩復為已任乃命繚以周垣方圖欲一
新之而迫於瓜期嘗以脩復案稿授余俾丁寧有司
亟成其志余雖衰廢無用於世然時往來於懷也今
侍御史朱公繼之益崇文事閱公祠墓謂塋垣雖已

宗元苦僧寺之設本為主守祠墓顧乃巍然居中而
同于卑隘偏安殊失崇顯前賢之意遂命於禪院
後之中方鼎建祠堂四楹各為像與位以公父居中
公无太中大夫公旦侍左公則侍右於左後稍下為
公子諫議大夫公康右後稍下為公姪孫忠潔公朴
祠前左右翼以兩廊各四楹廊之兩旁為垣垣之中
為牌坊扁曰崇賢祠右為堂四楹以為縉紳謁憇之
所扁曰誠一堂自堂而南亦為牌坊扁曰仰德仍命
伐石為碑悉準舊形取原遺篆額龜趺立於故址還

其舊觀而坡公之書實難為繼侍御公乃自為揮灑
遂成二妙嗚呼向使二公無溫公之見則心且不同
而奚以脩復為志使侍御公無坡公之筆則文將無
傳而奚以還碑之舊彰公之德哉夫以斯文斷仆埋
沒四百三十年來僅見於金而大顯於今日則其事
信有不偶然者余為公之鄉後生竊願執鞭久矣侍
御公斯舉余方鼓舞於茅簷蔀屋之下思欲頌其萬
一而未能適我榮僕察來致侍御公之命欲得余狀
將求於今之坡公以記其事則不惟二公維持名教

之心有白於後竊喜不肖之名得附驥尾亦因托於
不朽焉遂述其修復始末與公之父兄子孫宜俎豆
於一堂者僭為序列於前而具其行實於後若公之
族裔有文行足稱而宜祀於兩廊者亦以其行實附
焉書呈榮候申復侍御公以為何如也工始於嘉靖
元年秋七月成於是年冬十有二月立公名道隆字
懋之福建上杭人朱公名寔昌字士光江西高安人
二公皆名進士有聲憲臺故其興事舉功卓有見云

公父池 兄旦 子康 姪孫朴

右四賢宜祀於祠之正堂

司馬里

父沂附

司馬宣

父浩附

司馬富

司馬宏

司馬京

父謔附

司馬桂

司馬植

司馬伋

右一十一人俟裁擇以祀於祠之兩廊

希迂馬氏曰按此篇考公家南遷顛末最詳其
攷墓祠亦據聞見之真也又修復本丘公初志
而朱公大成之新記作于丘公憂去之後故泯
而不傳余故纂此以為實錄其正堂之位已定
若兩廡之祀不無望于後之君子焉

四卷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五

溫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記文

先公遺文記

溫公

王荅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楊子曰
書心畫也今之人親沒則畫像而事之畫像外貌也
豈若心畫手澤之爲切哉今集先公遺文手書及碑
誌行狀共爲一櫝寘諸影堂子子孫孫永祇保之

希迂馬氏曰世僅傳待制公行色詩而文則罔知
余故錄此以為公家世文獻之徵焉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范祖禹 字淳夫 宋名臣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
者端明殿學士范公之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
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
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
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歛以深衣而
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然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

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
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
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
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
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
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始終如一將歿而猶不
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
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十
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

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
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於家屬祖禹叙其本末俾後
世師公之儉云

跋溫公書布衾銘

陸游 宋名儒字務觀號放翁

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
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布衾景仁惠克夫銘 附錄

藜藿之甘緜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
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

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一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
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單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
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上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
衾之陋其可忽諸

先叔丞相頃歲嘗以中緜寫布衾銘示子孫俾導
儉德 元祐戊辰姪寅模勒于石以傳永久

晰曰布衾銘雖僕射尚平公所作而隸寫係
先文正公手澤今原石嵌於祠之壁左筆法道
楷竒絕見者鑒賞蓋一原 先公錄以垂教誨

刻之石而圖未久者無非欲後人體茲志意崇
儉而去奢也故附錄於此云

司馬溫公祠堂塑像記

李穉賓 元國子祭酒

祠堂之設蓋思其人而不得見故立像以想其平生
歲時蒸嘗薦其馨香格于神明其誠意之所感乎薰
蒿悽愴如或見之此皆出於人心愛慕之誠而然也
然其德有厚薄之殊故其祠之也有遠近之異非可
強求也陝州夏縣今為晉寧之屬邑乃宋朝司馬溫
國文正公之故鄉縣西二十里曰鳴條岡即公之先

塋縣學之左祠堂在焉郡人祀之香火不絕於是三
百年矣兵燹之餘堂固在而像貌不存皇朝廷祐六
年河東僉憲野仙不華公按臨至縣拜謁祠下仰而
嘆曰有堂而無其像於人何所瞻仰其於典禮蓋有
闕焉縣尹李侯祭祖聞其言退而謀於縣之耆舊皆
曰此固邑人日夜所不忘而不敢請者也侯既有命
敢不竭力以從事於是始財命工選日興役不閱月
而塑像煥然一新慶成之日人大和會遠近聞者相
率而來觀之莫不咨嗟嘆息如公復生以手加額至

於流涕不減前日自洛卦汴之時也噫盛德之入人心也如此哉李侯又欲紀其事於石因憲幕李君鶚以記文為請余謝不敏不敢承命既不得辭乃為之言嗚呼盛德之士不出乎世久矣是以功業若此其卑也其故何哉譬之規矩準繩必先自治而後治人故民之從之也莫不中心悅而誠服身不治而欲治人難矣自唐虞三代以來臯夔稷契之為臣載於書傳者可攷也殷之伊尹傳說周之畢公召公其人莫不以德稱於天下降及兩漢蕭曹之徒起於刀筆之

間考其平生雖僅能取稱一時然皆一切以就功名而已非可以德化言也寥寥至於三國惟有諸葛忠武侯一人而止耳唐有陸宣公而不盡其用至宋而司馬公出焉其人可不為難哉公之為人也篤學力行清脩苦節左規右矩罔不如禮故言而君信之行而民悅之不用則獨善其身用之則功利被於天下兒童走卒無不知其姓名敵國遠方莫不畏其威德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得哉其德積之也厚故其及之也遠爾是宜天下郡邑莫不祀之以為師法而况

於桑梓之邦乎然而邑宰有賢愚故其祠有興廢自
非野仙不華公唱之邑宰李侯和之其功必不能成
之如此之易也今既完矣邑之人歲時祭享來拜堂
下仰而瞻公清古嚴厲之容俯而讀公所著資治之
書如公在世而親炙之莫不修身慎行不敢為非義
風俗一變皆為君子之儒此則邑宰李侯之意也豈
不美哉請書此於石以俟

司馬溫公祠堂記

侯均 元人

自三代而下歷漢及唐宰相學術純正淵深者莫盛
于宋范韓富歐文章節行豈功盛烈天下想聞其風
采固足以振耀千古矣然而茂實英聲聞望四海著
書立言模範萬世者溫國司馬文正公一人而已而
其所著之書又皆先後六經切於日用如布帛菽粟
無一毫抽青配白雲風月露之態雜乎其間所謂文
章節行豐功盛烈皆兼而有之初不愧此數公也一
時從游之士如康節邵先生二程子皆不世人豪也
而公與之朝夕講磨論難故其所就如此公夏縣人
也又立隴在焉禮凡有功烈於民及法施於民者皆

在祀典又古者鄉大夫鄉先生死則有配食於其鄉之學之社之禮焉公之當祠夫復何疑然未有能舉之者大德丁未覃懷張式尹於是邑始下車即增脩孔子廟遂祠公於學而貌像之凡為公題詠之石刻散落民間及為治解勢家鎮石者亦悉購得之以壁於祠祠既畢功介鄉儒樊君仲良求記於獲澤侯均夫公之事跡炳耀丹青光日月揆河漢而轟雷霆不待記而知也姑述其梗槩及其興建之歲月云

遷溫公書院記

姜洪

明都御史巡撫山西先任夏縣知縣

宋相溫國司馬文正公樞曰有書院元時嘗設山長主之國朝洪武初又建溫公文會堂皆年遠傾廢遺址侵為民居惟舊祠在學宮左祠後為知足齋以文昌祠礙於左狹隘弗爽塏不足以安神靈弘治三年知縣姜洪始至迺擇地別立祠與商榷丞成巫賢唐諫議大夫陽城同祀欲以舊祠改為書院撤去文昌像以祠改為知足齋邑之僚吏秀民皆曰文昌司人祿命之籍士之榮枯得喪皆其所主慎毋毀以速禍於戲正學不明異端邪說陷溺人心至此哉夫民生

日用自有常道正理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
仁義禮智信之性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孟傳
受皆不過明此以淑天下福而順此生禍而反此作
鬼神在幽亦不過因人善惡而相之耳禍福實不在
鬼神也儒學所以教育人材為禮義風化之地當以
正人心為本若學者不能正心脩身讀書明理五倫
五常之道皆有虧欠則所養不正他日所為亦可知
雖欲徼福於鬼神庸有益哉况溫公孝友忠信恭儉
正直學術相業漢唐以並一人而已於吾道甚有功

立廟學宮祀之者宜也而文昌書傳皆無所載或曰
生於蜀之梓潼死而有神在彼立廟祀之則文昌乃
蜀之士神於吾道乎何所補助今乃廁於吾儒之間
春秋孔子廟祭之時竊餘鬻同享使溫公之神有知
其有不吐之者乎昔狄梁公仁傑焚毀淫祀韓文公
愈奏棄佛骨皆欲明正道以端人心今文昌祠之在
儒學是亦壞士心之一端也乃撤去其像又改而新
之凡蓋瓦級磚破者甯之棟楹梁楠腐黑者易之楠
樸赤白漫漶者鮮之闢垣墉皆序俾其敞大修鍵閉

管籥慎其闔閭門之外激清泉匯為方池池上作亭
曰一鑑亭之旁皆蒼柏挺列歲寒愈堅剛不改柯易
葉復作亭相對曰獨秀既成視舊制頗高明且潔脩
足以竭虔妥靈士民觀者咸曰此舉不惟修廢墜而
又正人心昭祀禮余初不知也願垂顯刻迺得鏡於
石

重建溫公祠記

呂柟

夫夏乃宋司馬溫國文正公故里也墓在城西鳴條
岡高堠里高宗南渡子孫盡室遷浙之山陰蜀之叙

州矣元大德間張式始祠公於夏學之左延祐間李
榮祖佐塑像焉歲時有司致祭然規制隘陋歲久屋
敝至使先生像貌皆被雨淋漓巡塩潛江初公按部
至夏憤然興懷見所居察院深邃而松柏茂密慕公
之極則曰是非棲神所邪即欲移祠先生焉又與巡
按馬公清戎儲公會議遂以祠於縣治東北其基南
北二十有六丈東西十丈正廳五楹前東西廡各三
楹廳之後正寢一五楹其東西廂亦各三楹廳之南
中為二門三楹左右為角門各一楹又南建坊以為

大門焉周垣高廣視舊祠殆十倍焉其費皆初公發
縣贖罪金二百餘兩他無所取蓋恐厲民非先生所
安耳外又考得官地水田九十畝則以實簿正供祭
祀將俟他日司馬氏後至而歸之也落成公謂耨宜
有記而夏縣單尹文虎密公受委理又懇問焉於戲先
生之道感天人存誠一老蘇子嘗言之其致用之德
庶幾乎仁明武者余嘗言之昔者神宗謂左丞蒲宗
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蘇子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
惟見此一人斯則天字吾宗之矣先生自洛赴闕旋衛

士見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
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斯
則國人慕之矣海內傳誦以為真宰相雖田夫野老
皆號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斯則天下
慕之矣遼夏遣使入朝詢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先
生起居及為相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
毋生事開邊隙斯則夷蠻戎狄慕之矣儻非其所謂
誠一仁明之著邪而况於至其邑里者哉夫龍鳳之
為物人固知敬且慕平居則或談笑而道之及臨其

淵撫其巢龍鳳雖往而傾仄注嘆之情視平居尤甚也夫夏其司馬氏之淵巢于至其祠有不動六陽九苞之懷者哉且初公至晉即委榘校刊先生之傳家集矣斯舉也又非止臨淵幽采而嘆龍鳳者也里之英傑俊髦宜知所向徃而不可後矣馬公名錄字君鄉信陽人正德戊辰進士儲公名良材字邦輪襄陽人丁丑進士公則諱杲字啓昭嘉靖辛巳進士蓋以巡鹽數至先生之邑里者也

重建司馬文正公祠堂書院記

王諍

明進士河東
巡鹽御史

夏縣舊有溫國司馬公祠與書院廢徙靡常粵嘉靖丁亥重建於巡廳侍御潛江初公杲規制宏敞於前乙卯又摧於地震辛酉侍御容堂吳公過更來行部邑人士為興復請吳公咨嗟曰惟茲夏土為文正公鄉仰止景行斯胡可廢曷新諸下其事知縣王言大仍發官貯盜鑛鎔金若干兩資其費乃命相度善土得庠東萃賢地南北延袤若干丈繚以周垣築之門屏構講堂六楹有公像以時謁祀祠左右為碑亭二

泃水司馬氏泃水集卷五
座東西為廊各六楹巖聚舊石刻於壁左神厨右神
庫各三楹祠門外列號室凡三十六間講堂外列號
室凡三十四間以肄生徒塗以丹采庇以墜茨條山
凍水一時聳然觀望尤有光於曩昔矣壬戌秋知縣
偕師生來謁予請記予惟司馬公事業在國史文章
傳後世至今從祀夫子廟庭達於天下矣奚容辭贅
予則感於程子真儒吾治之言嘗謂世無真儒斯無
善治若溫公者以儒學相宋早遇仁宗見知及神宗
銳意太平誤用新法幾致亂天下迨晚年擢公師保意

仁后因柄用公再致元祐之盛使其時不遇公中興
之治固未之知也故紫陽朱子錄言行次公安石後
見剝之復予鄉天台方先生稱儒者之澤大行於民
自伊周來一人而已嗚呼人君能用真儒相天下也
其利溥矣哉予既式公之里乃愴焉興慕思以表章
之矧有請乎昔蘇文忠撰忠清粹德碑謂公能動天
人信華夷本於誠一當時天下無不知之由今而觀
公百世後又何莫而非知公者况夏縣公之鄉乎公
以一身而能使天下後世聞而知之者興起况其鄉

之人乎此祠與書院不可以已也有司斯舉可謂知所先矣予故書嘗所感告於后之人俾永永思公其罔或替

重建司馬溫國文正公祠堂書院記

王言大

夏縣知縣

司馬文正公夏縣人宋名儒賢相也舊有祠堂官師致祭之所有書院生儒仰德之區也自肇祀迄今數百年興替屢矣余於嘉靖辛酉夏起復來知縣事適當傾圮之餘方欷歔感慨焉而縣院督修之檄再四

至坐此不勞闕白績用早成詳具竹牘王公記中不敢復贅經營綜理之思措置造作之迹蓋躬履其事目閱其勞紀之以示不忘也營建莫先於擇地而材木磚瓦灰石次之夫役又次之若匠石廩餼之屬則有一日不可缺焉者也舊祠在縣治東北隅遺址猶存以地震改為察院書院止遺一過街坊而已基迹皆然說者欲以稅課廢司改作然近市誼囂淺陋甚非所以妥神靈育賢才之至意也居兩月始於庠東越縣倉而至城下得萃賢堂及射圃故地規模宏敞

江九司馬自源流集卷五
十一
林木蔭森且幽僻瀟洒而瑤臺山之泉流可穿渠以入於是建祠於是立書院於是引水恢恢乎其有餘地矣蓋萃賢堂祀名宦鄉賢也說者病焉余以國制諭之宜在黌宮激勸士類說者服先立賢宦二祠於學隙地萃賢堂之木主以文告遷焉始得經營司馬祠也材則取諸道左堤墮之樹於境內萬株中得八百餘株棟梁椽桶門屏之類胥此焉出也磚瓦灰石則取諸木屑以燒造薪不可窮而窰竈之所出不可勝用也夫役則程工計日取之闔縣六十六里

之民里一名役凡十日比卒事官無所怨而民不以為勞焉廩餼則借市於斗行蓋斗子邀糧於市私壟斷以自肥計石得三升以月計不為少矣故借其五分之一亦陰以寓抑末之意焉經始於是年八月之中落成於次年八月之既無幾何而祠堂書院俱新矣余於壬戌秋請記於竹巖公今當勒石敬附臆言以告而今以後入公之祠瞻公之像則當曰公之遺澤如此公之政事何如也居公之邑何以肖之入公之書院誦公之制作則當曰公之垂範如此公之心

學何如也居公之鄉何以繩之昭昭然宋史具存炳
炳然鄉評不泯烈烈然忠清粹德之碑可以鑒也若
是則祠堂書院豈徒在哉碑碣以成余乃以先任資
深叨轉保定府通判戒行在即竹巖之文始至自京
急欲豎碑惜時促而勢有所不能也徘徊瞻戀者久
之乃喟然嘆曰後先者時也繼續者道也時不同而
道同也是事也不無有望於後之大賢君子云

祭文

為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程伊川

嗚乎公平誠貫天地行通神明徇已者私衆口惑察
於里論合聽則聖百姓曾無於問言老始逢時心期
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為功而
已六何天乎之不吊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與殄瘁之
悲則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既極
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孰茲羸老夙被深知撫棺
序哀聊陳薄奠

代范樞密祭司馬溫公文

張舜民

嗚呼天祚有邦界之元龜篤生我公為世父師夷齊

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
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鈎索
沉隱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為文章有書
秩秩玄圭大裘望之肅然冬暘夏水赴者爭先仁英
兩朝鎗鎗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在染柔亦求直
於繩我公盡規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
有可巖巖翼翼言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
於洛君則休矣四方顛岨君子野人泊於他邦聞風
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斂月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

一譽元豐二年國有大事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
作相媚於神人我公在廷其重萬鈞士賀於朝民歌
於塵農慶於野兵休於邊燠爾慄寒養其飢孱無宥
于饑無休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
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卷耳
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
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為之純仁
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知洞達
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丘山不移匪我

漢水司馬氏清溪集卷五
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專脩竹
夏寒清酌條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
乏人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為益
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遘疾庶幾
有瘳宰相王室國祀既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
至門入哭於室公既歛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
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將沒知免而喜公身既脩公志
既畢既壽令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
道遠稅駕茲日庶幾念此以紆我悲猶有鬼神實聞
我辭

祭司馬溫公文

蘇子瞻

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
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唯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
而規帝欲得民一導無私母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
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著龜專談仁義輔以
書詩枉尺直尋願公心卑公曰天子舜禹之姿我若
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于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
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為公亦

何為視民所宜有莠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
兵疲和戎上策決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
農夫既闢既蓄投種未粒矧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亦
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為雨泣路人垂洟盡像
于家飲食必祠矧我衆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喪其
緝維終天之訣寧復不思歎此奠章以侑一卮

祭司馬太師墓文

馬郊

明進士山西布政司
左叅政河南林縣人

世有異而道同越千載其如覲公德崇之昭昭惟一
誠之所積極上下之交孚遠施及於戎狄是知人心
所同而王道為有豈猥予小子自弱齡慕公之風而
迄今未能為役歛愆月之將暮漫知非於往昔過山
川而起敬潔蘋蘩以薦釋為素志其不違庶希賢之
有力

溫公祠告文

司馬恂 傳見前卷

維京泰四年六月十六日十二世孫恂致祭于
皇祖宋太師溫國文正公曰人之有祖猶水之有本
水之有源也本之大者其末必茂源之深者其流必
長烈烈我祖起宋中葉為世巨儒有功聖門職當揆

路有功社稷立言垂訓有功萬世聲名振動於夷夏
恩澤滲漏於子孫是以瓜瓞綿綿愈久不替柰何播
遷江南去遠宗國而於我祖之祠墓不能修而追遠
之禮不能舉此恂等為子孫者之罪也然而水木本
源之念未嘗忘於心而涑水鳴條未嘗不往來於懷
恂之父庭芳已嘗請於上建祠宇於山陰像我祖而
奉祀之矣恂也不肖忝官

朝著奉使于路遂得請

命恭詣祠下奠我一觴陳我心曲拜瞻德容悲喜交

集然又拘以法制不可久留明當辭去豈勝戀慕尚
饗

祭溫公墓文

司馬尚聖

溫公十三世孫任行人時奉
命賞齋邊功過夏縣

維成化十年歲次甲午八月癸未朔初七日巳丑十
三世孫 賜同進士出身行人司行人聖謹潔牲醴
庶羞致祭于 文祖宋太師溫國文正公曰於皇吳
天降福下民篤生文祖秉德之純維我文祖天與周
還自強不息轉坤回乾維宋之祚兌絕而繼亦既絕
只復偏以繫曰誰使然文祖之德文祖在天宋享其

澤豈徒宋人在功萬世廉貪厚薄久益無弊嗟予小子

獲續文傳仰鑽之功實自幼年維我文祖爰錫繁祉

既壯而仕為世所齒茲承朝命出勞三邊乃得潔

觴恭奠墓前穹窿佳城文祖在仁茲精神在天慰余之

思小子孱弱朝夕敬守順于文祖永善厥後况我嚴

父規畫素成文祖相之歡茲明誠

祭温公墓文

司馬相

温公十五世孫任刑部正事時奉命修文獻通考至其祭掃有祭之志未遂

維嘉靖六年歲次丁亥春正月己卯朔越三日辛巳

十五世孫 賜進士出身刑部主事相謹以牲醴香

帛之奠致祭于 文祖宋太師司馬温國文正公之

神曰維公精誠貫天地而出處一節志行昭神明不

可磨涅勲業映古今丹青為烈而清白傳子孫豈容

迹熄而澤竭公嘗言積德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

之計而今歷數百年更十餘世何一綫之相承僅縣

縣而不絕見在紹興及改遷廣西貴州計不過百數食指公平生不喜釋老

而今子姓南遷守祠墓者過一二緇黃歲奉蘋蘩殊

未有振世之傑嗚呼嗚條之陽涼水洋洋安平世系

彼天一方鞅掌王事灑掃松楸其有在相之蹇劣也

耶嗚呼尚饗

希迂馬氏曰按司馬氏之在越者胡元僭竊隱處不仕入

國朝曰恂發解京闈仕至國子祭酒兼詹事府詹事恂之從弟曰軫國子助教軫子曰聖仕至福建按察司副使次曰琛來夏縣守祠墓補邑庠生動止溫雅足稱賢裔尋以軫喪還越未第而卒曰相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曰符曰堯曰學曰璋曰公輕比曾鄉貢士恂滄西琛相凡四至夏相欲定居侍

鄉潛江初公杲考得官地水田九十畝為營第宅以待之後以大獄事解組遂弗果焉相之伯子初舉嘉靖癸丑進士嘗與余言先人之志意于京邸未幾卒于宦邸惜哉

始至夏奉祀祭祖墓文

司馬社溫公十六世孫相之季子

維隆慶元年歲次丁卯春三月丙辰朔越五日庚申十六世孫社率姪子晰謹以祭毛剛鬣清醴庶羞之奠致祭于

文祖宋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府君 大中大

夫府君 丞相贈大師溫國文王公府君 司諫贈
右諫議大夫府君 兵部侍郎贈尚書忠潔公府君
洎遠近祖妣之神而申以言曰越有我宗來自夏甸
溯委窮源綿綿一綫猗與烈祖曰待制公政多長厚
性惟朴忠亦有大中維德之同強敏亮直穆矣清風
至於溫公益闕所積德烈功言萬世無斁日月爭輝
天地其格既受帝祉施於孫子諫議嗣興翩翩濟美
粵若猶孫謚云忠潔矢無二心夷箕比節凡此數公
一德咸有况乎奕世芳名不朽善積慶餘克昌厥後
云何南遷烝嘗無主荆棘蕭條緇黃偃僂傷哉予考
愴焉興思需以歲月築室于茲事胡拂意言爽其期
天復不弔一疾而衰社等恭遵遺命遠歸鄉土猥讀
父書曷繩祖武孫謨未及心印可師羨墻如覩昕夕
於斯神其格之庶幾恤之尚饗

萬曆元年癸酉社晰同薦秋闈祭祖墓文

司馬晰

相之孫初
之季子

於乎惟水有源源遠則長惟木有本本深則茂羗物
理之皆然矧於人而或謬嗟嗟烈祖格天惟舊瞻父

子祖孫兄弟之相承迺一德而為先後迄歷世之綿
遐燁爾照汗青而敝宇宙眇予小子繫公之胄德則
涼矣慶其孔厚愧射策之無竒猥登名而入彀豈倖
可徼匪藝則售蓋云積德於冥冥如持左券而相授
望

象闕以觀光行鷓班之可造辱與榮俱實不名副嗤
負乘之堪虞歌鷄梁而濡味所冀靈爽於昭眷焉默
佑俾少補於

明時庶祖心之不疚尚饗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六

泗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晰曰以上名公撰者蓋錄諸邑志所載及搜閱于斷碑古壁之中至于詩或古風或五言七言或律或絕句惟以時之先後而次之類之無倫姑未暇計也耆英積德贈言亦然

詩詠

吊司馬待制墓

馬端

宋太常博士通判延州軍事

志古流難合談高道自明風波直恩分公嘗為郡牧

也人以為公始嘗堅辭其辟當自為辨公惻然謝曰今日正宜從其行也卒不以明識者趨之鐵石

盡交情公與人交必盡規讓始若敦義彌篤讓節蒙知厚鳳公在

日被召知諫院公懇華班絕倚榮公平生特立至為

辭之自是深簡上心華班絕倚榮侍從皆出衣選

賤生懷感遇當路假鼎笑端導公以八使累次青油

幕端在益昌及岐中間白玉京吏文容議緩端在慎

公議特被優假邦事郵言輕時戊寅年端輒奏疏論事公自此

嗟流梗何期苦見兵是咸別公出宰郵塞垣心易動

漳浦信彌驚今春得三堂疾玉葉悲無驗金臺望忽傾

歲闌雲慘淡天迥淚縱橫世有真忠亮今亡至直清

舊僚知葬日投此吊佳城

送司馬伯康君實歸夏縣 范純仁字堯夫宋名臣謚忠宣

金昆玉季老相親孝弟傳家四海聞白首還鄉疑廣

受清朝得志異機雲墳虎迭奏聲相應鴻雁連飛翼

不分一夜西風響黃葉蕭騷助我嘆離群

奉陪程伯温中散司馬伯康朝議席君從大夫

於所居小園作同甲會 文彥博宋名臣封潞公

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同賦

客合成商嶺株芝仙清談疊疊風盈席素髮影影雪
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希迂馬氏曰按司馬伯康與程太中文忠烈諸
賢遊則其人品可知矣溫公集屢次家兄韵則
其能詩可知矣惜予遭金虜之難子孫播遷家
集凋喪并昭遠公休之作俱不傳焉豈不深可
惜哉因閱潞公集親同甲會詩一時典刑高致
猶可想見其萬一故摘紀于此不錄溫公真率
等詩而錄此者亦關微顯幽之義也

皇祐二年謁告歸鄉里至治平二年方得再來

愴然感懷詩以紀事

溫公

十六載重歸順途歌式微青松敞廬在白首故人稀
外飾服章改流光顏貌非巫咸舊山色相見尚依依

辭墳

嘉祐元年通判并州因公事至絳私歸
拜墳不敢至夏縣而去於今十年矣

十年一展墓旬浹復東旋豈負襁褓愛橫遭童綬纏
更來知幾日遺恨恐終天慟哭出松徑悲風為颯然
自題寫真

黃面霜鬚細瘦身從來未識漫相親居然不肯市刀

住骨相天生林野人

望日示康廣宏

清晨三線袍，燕拜北堂高。積善因先烈，餘光及爾曹。
勿矜從事早，當念起家勞。脩立皆由已，何人可佩刀。

咏懷

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煇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得問閭鶴髮翁。

蕭寒食上塚至澗州莊追公祖烈感而為詩

司馬公休

祖學當年向此勤，子孫今日繼清芬。賢能自過高陽里，尊寵無慙萬石君。花滿一川紅菡亂，渠環千頃翠波分。高門駟馬流餘慶，當見吾家世有聞。

此詩刻石在今所傳

獨樂園內即當時澗洄空也

司馬溫公挽詞四首

文彥博

莫逆論交司馬文君，心知我我知君。同謀同道殊無間，一死一生今遂分。八十衰翁如槁木，一千餘日是殘燠。前途若有相逢處，尚以英靈辨世紛。

公賚志而沒猶不忘

利澤生民
心在王室

其二

留滯周南十五年成書奏績過三千東山方起為霖
雨大廈俄傾歎逝川密有忠言如藥石別加優禮賜
貂蟬兩宮痛惜皆臨奠祇為華志不宣

其三

昔有鄉賢楊道州亦聞比近有松楸新阡便合開三
徑同氣相求好並游

其四

傳巖舊跡今猶在兼與安平祖廟鄰賢相裔孫還卜
宅先疇吉土是歸真

挽司馬溫公四首

黃庭堅

字魯直號山谷宋名臣

元祐開皇極功歸用老成惟冰萬物表不令四時行
日者傾三接天平奠兩楹堂室寧復有埋玉慟佳城

其二

國在多艱日人思大雅時忠用居沒世孝交是生知
加璧延諸老橐弓撫四夷公身與宗社同作太平基

其三

獻納無虛日居然迹已陳清
班區玉石寶曆顯星辰
更化思鳴鴟遺書似獲麟易
石無異論今代兩三人

其四

毀譽蓋棺了于今名實尊哀
亦有王命終始著民言
蟬冕三公府深衣獨樂園平
一兩無累憂國愛元元

挽司馬溫公三首

字無已號后山宋彭城人

恭默思良弼詩書正百工事
久違謝傳天遽奪楊公
一代風流盡三師禮數崇若
無天下議美惡并成空

其二

百姓歸周老三牟待魯儒世
古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玉几歸來晚明堂訖受圖心
公死諸葛終不羨曹蜍

其三

少學真成已中年托著書輟耕
扶日月起廢極吹噓
得志寧論晚成功不顧餘一為
天下慟不敢愛吾廬
希迂馬子曰巒嘗見晁氏客
語載范淳夫哭司馬
公休詩有鮑叔深知我顏淵
實喪予之句惜家無
太史集未獲全篇姑記于此
以俟藏書君子增入

馬

題司馬溫公墓

歸暘

元翰林
學士

宋家元祐今幾年白日已墮昆山人前當時中國相司
馬至今猶有兒童傳蒼生苦被青苗誤杜鵑飛向江
南去啁啾百鳥噤無聲阿閣新栽鳳凰樹山河不動
風雨時神孫太母俱無為熙寧一變如慶曆滿眼元
氣春淋漓粉旒低昂歸涑水老鷄却化千年鬼東京
王氣冷如冰五國降人作天子

晰曰元翰林學士歸暘字彥溫號西雪河南祥符
人避亂來寓吾夏慕先文正公為人居於墓側讀

書卒葬於此今先塋之右數十武其墓在焉

謁司馬溫國公墓詩

并序

范庸

元洞陽人
夏縣令

予到官之五日拜司馬溫國文正公墓顧瞻良久
而有是詩寔至元改元閏十二月既望也

蒼蒼中條山悠悠涑河水哲人生其間而有司馬氏
山水秀且明桑梓故鄉里宋朝入相時天下聞之喜
通鑑一編書名分盡乎禮天地夾是非以禮為綱紀
大哉君臣道逆順合條理遂令千載下警懼良有以
禹都鳴條岡丘墳峙高壘大儒世臣家何處孫與子

我時來拜瞻昆仲沒荆祀考古詢寺僧懷賢心未已
黨人仆其碑今日果誰耻杏花蔭龜跌異事入青史
細讀東坡銘文章剝褒美回首悲風來商聲振林起
平生無愧姓名香走卒兒童豈易忘獨樂故園應茂
草鳴條高塚向斜陽聞夷虜國空堪憶目黨人碑漫
可傷邪正有時公論在忠清粹德永難亡

謁司馬溫公祠

李惟彥 元齊東人

同題

王思誠 元魯郡人至正間監察御史出僉河東廉訪司事

丞相祠隣孔廟垣高墳老樹涑河干諸儒傳授淵源

遠二聖遭逢禮教寬到肅蒼生思久相每聞強虜問
平安想當歸葬鄉閭日共哭途哀涕淚瀾

過司馬溫公故里

王士元 元人

力扶洙泗絕荆舒卧久周南返故廬向使諸公歌不
哭調停人似漢唐初

題司馬溫公墓二絕

王惲 元汲郡人中統間任平陽路總

管府判官仕至翰林承旨有秋澗集行于世

鳴條山遠聳孤墳千古嵩高仰甫申有意誕彌無實
用竟將新法遂諛臣

河山兩界夏西分孕秀鍾靈產異人可惜秉鈞纔八月不教仁澤浸生民

温公書院送人

王翰 河東夏縣人名賢

立朝忠節烈秋霜治至熙寧匪小康廟貌仰瞻敦薄俗遺書伏讀益網常千尋喬木風煙外一片豐碑雨露傍君到金陵問耆舊半山祠宇况興亡

司馬斷碑 送趙伯原歸浙東

事業堂堂三代前可憐碑石况多傳眉山手墨已無半哲廟宸書僅得全荒塚兩餘生直棘杏園春晚少

鷓鴣江南君到逢司馬為問渠孫若箇賢

謁温公書院次李惟彥韻 陳鳳梧 明進士字文鳴廬陵

人山西提學副使在晉有西行稿傳世

涑水祠頭一瓣香百年德澤政難忘斗山重望真扶世葵藿孤忠自向陽中國有人時共泰蒼生無福事堪傷春秋俎豆今猶古公體雖亡道未亡

謁司馬公墳祠作

重垣松柏拱墳祠石虎莓苔認宋時盛德尚傳司馬里忠清再勒子瞻碑雲仍已盡猶香火昭穆相承是

本支今日遠來瞻掃地高山流水得吾師

溫公十五世孫菲泉公讀此詩至雲仍已盡之句
慘然不樂遂決意定居丁夏作詩以反之曰盛德
誰無後還鄉自有期竟以他事解組遂不果來今
菲泉公之子若孫來夏奉祀相繼掇科第殆亦菲
泉公之誠孝格天而天相之乎

涑水後學馬化龍謹跋

題溫公祠

車純 明進士字秉文號百山浙江上虞人山西左叅政

豐熙名相崇元祐黨人碑涑川流不住知是為君悲

春日謁溫公祠

鍾恕 明進士夏縣令

赤幟當年新日月斷碑今日古文章墳頭幾塊補天
石紅杏留春綠野堂

清明祭溫公墓

刮地陰風起白楊太師高塚洗滄浪一杯土護千年
骨萬載天知九曲腸清瘦中條存故像苦名涑水抱
餘香登臨寒食空回首獨樂園前草樹荒

渡涑

胡績宗 明進士陝西長安人號可泉鄰紳史姓撫山西

風迴涑水動月出涑水平湯湯涑河力湛湛涑河清

九州司馬澤千祀君實名淵源自伊洛獨樂我心傾

謁司馬墓祠

馬巒 是縣人巒之子景泰中多者
述有闕於世

參天老栢長新枝翁鬱遙連宋相祠滿徑落花空寂
寂平堤芳草自離離春風古寺瞻遺像夕照荒墳認
斷碑白日有文昭粹德堅珉不見黨人辭

題溫公遺像

嶽降神如在梁摧繪未漫澤深蘊豆肅貌古畫圖寒
誠著變而化頑廉鄙以寬羨墻雖可擬難狀寸心丹

拜掃先祖文正公塋述感

嘉靖丁亥歲 司馬相

拜掃供嘗事瞻依寄水思言歸 猶信信欲去故邊

盛德誰無後還鄉自有期鳴條 山色翠烏鳥返鳴時

希迂馬氏曰盛德誰無後還鄉自有期之句蓋有

所感而發也詳見陳鳳梧謁司馬公墳祠詩下

謁司馬溫公祠兼示書院諸生

劉涇 明進士河南懷慶人山西按察司副使

慶人山西按察司副使

相業高千古家山廟貌新使臣瞻拜切明府欵留頻
涑水脩書處中條養晦春蔭滿松栢茂實學好相親

遷溫公祠賡韵

王言大

河南衛輝府人舉人夏縣令

祠建從來幾無如此度新論功宜不朽擇地敢辭頻
水遶龍涎秀林招鳥語春繪工模舊像千載一時親

再謁同馬文正公墳馬

遺廟諳風雨蒼苔浸古碑存亡闕道運用捨繁安危
盛德兒童頌清名蠻貊知辨香階下拜百世動人思

又

重過溫公墓回思十六年備岡還自舊涑水急於孩
熟業猶當日遺書路後賢陰風號吉本壞筆寫題慳

望溫公墳憶公裔孫叢山明府

屢來司馬里遙望溫公墳行忙缺拜謁晝短易黃昏

地震祠俱壞墳祠并城中垣荒道自尊因思赤縣日

頻會大賢孫公十六世孫初舉嘉靖癸丑進士叢山其別號也故云

重陽日經坡底乃司馬舊居瀾洄庄也謁文正

公祠偶成

百年幾酌重陽酒九日來經萬石庄拜觀遺容還儼

雅訪詢舊址久荒涼窓留以道題名刻壁嵌公休上

塚章左壁嵌司馬諫議寒食上塚經瀾洄庄詩石壁窓下嵌晁說之張舜民題名刻故云也當

登高遊一度鳴條對望峙崇岡

謁溫公祠

張維 邑貢士

脫珥一變得心齋果見元良宰相才嗣守舊章回主意革除新法愜民懷存亡天下為憂樂去就國家係盛衰謾說熙寧多俊彥旋天轉地復誰來

謁新遷溫公書院

馬柯 邑之

盛代于今五百年先生祠宇幾更遷曾瞻舊像嗟傾突再謁新宮喜煥然老栢還能吐活化雨斷碑不復卧荒田從前廢事皆修舉更覺心亭令尹賢

國初祀公學左嘉靖初侍御初公嫌狹隘改法輪

寺右乙卯地震傾圮辛酉心亭王公乃移鄉賢名

宦二祠于啓聖祠前以其基建今祠云

謁溫公墓

舒遷 明進士古縣人以待御左遷

傾城斜日吊溫公遷客塵隨御史驄涼水浮光餘脉絡條山淑氣孕清忠讀書臺上莓苔鎖獨樂園中花鳥空惟有高岡一杯土四時長護數株松

謁溫公祠

相時 戶部郎中安邑人

乾坤間氣鍾賢相今古斯民仰墓林萬里風雲追禹稷千年道學接顏參條山涑水長增重薄海窮鄉尚

德音神爽不隨群物散時將忠蓋淑朝簪

謁司馬公墳

喻時

明進士汝南人
監察御史

霜郊迥寂寥名塚鬱岩堯水近虹光透山空蜚氣消
道情向河洛相業俯雲霄千古瞻依處瑤臺栢未彫

謁温公墓

舒鰲

明進士監
察御史

丞相墳前森森栢侵入雲霄幾千尺老農倚杖看鷄
豚指點當年司馬宅曾托乾坤一轉旋西來萬手齊
加額公家不復借青苗犬睡當門無橫索更有宮中
社餉新百年留得臨安味西湖歌舞盡樓臺不見寧

馨君子澤只說蒲東紙價高忠清為打鳴條石

坡底懷古

即瀾洞在温
公之祖居

馬珂

曉返曹張鎮途經坡底村瀾洞庄跡古獨樂井形存

祠宇圯遺像

地震後廢
壞故云

荆榛滿壤垣當年丞相宅今

日馮家園峭岡猶隱隱涑水自泐泐興亡多少恨竚
望徒消魂

謁温公墓

孫養默

山東鄒平人舉
人夏縣令

峨嵋巔上吊名賢獨對遺容亦灑然旋轉天章垂相
業誠明道統接心源夏臺梓里山河盛温國松楸歲

序遷金紫雲仍堪孝享紆迴墳草自芊芊

拾遺 寓夏縣懷司馬公

何喬新

瑤臺何魏魏涑水亦瀾瀾戎公獨何之空堂遺劍履
念昔熙寧初事事稽周禮新法紛如毛舊基寢已圯
公時居洛師容與花竹裏朝被嵩阜雲夕釣伊川水
宣人始臨朝翻然為時起惓惓撫瘡痍汲汲除莠穢
坐令憔悴民復見雍熙理胡為厭氛濁盍然騎箕尾
忠清與粹德令聞傳不已嗟予生已晚高山夙仰止
稽首遺像前酌泉薦芳菲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七

溫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英圖卷

晰曰洛陽耆英會古今稱為盛事故其圖卷亦
為奇珍且序屬先文正公手筆而畫工之妙
可奪天巧先世以來什襲為吾家宗器間出以
示名公愛且寶之肆加評騭或跋或歌積而成
帙錄之不獨以彰世守而余氏之源流後先亦

足鏡覽於是焉

耆英會序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再矣皆圖形晉明僧舍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致政在里第皆自逸於洛者潞公謂韓國公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遠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日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

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為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勲業闕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為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歟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

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為恨願寓名
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羨如此光未七十用狄
監廬尹故事亦預于會潞公命光序其事光不敢辭
時元豐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武寧軍節度使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國
公富弼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府洛
國公文彥博寬夫年七十七

尚書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君從年七十七

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上柱國劉兀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巳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正

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不疑年七十二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君貺年

七十一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景元

年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

福宮司馬光君實年六十四

會約

序齒不序官

為具務簡素

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菜果脯醢之類共不過二十器

酒巡無筭深淺自斟飲之必盡主人不勸客亦不辭

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

召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

會日早赴不待速

右有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耆英會詩

富弼

伏承留府太尉相公就敝居為耆年之會承命賦
詩謹錄上呈伏惟采覽

西洛古帝都衣冠走集地豈謂名利場驟為耆德會
大尹吾舊相曠懷輕富貴日與退老遊臺閣并省寺
予慙最衰老亦許預其次遂欲肖儀容爛然形繪事
闕塙訪精筆蛟綃布絕藝人復崇宴衍聊以示慈惠
幽居近銅駝荒弊仍湫底塞路移君庖盈車載春醴
獻鼎互相趣歡處不知止商嶺有四翁晉林惟七子
談我集諸賢盛衰何遠爾並事實可矜傳之為千祀

所竊覽長篇有十二人中第二人之句又賦一
絕上呈

顧我年齡雖第一在公勲德自無雙不惟行業終無
敵富貴康寧亦可降

文彥博

元老舊賢形繪事元豐今勝會昌春垂肩素髮皆時
彥揮麈清談盡席琮染翰不停詩思健飛觴無筭酒
行頻蘭亭雅集誇脩袂洛汜英游賞序賓自愧空踈
陪几杖更容欵密奉簪紳當筵尚齒充多幸十二人

中第二人

彦博伏觀公詩有第一無雙之句輒成二十八
字上呈

洛下衣冠今寂盛富筵尚齒禮容優惟公福壽俱
勳惠今是人間第一流

彦博代簡上君貺宣猷

勿愛大名名遂忘西洛樂銅駝本自佳金鳳亦不惡
二月二月春融融千花萬華紅灼灼公子早歸來莫
負花前約同賞狀元紅更對劉師閣

席汝言

繫國安危唐上宰功成身退漢留侯二公閒暇開高
宴九老雍容奉勝流共接雅歡恩意洽不祿富貴禮
容優賞心樂事人間盛豈謂今稀古莫儔
壯歲塵埃祿仕牽老歸重到舊林泉曾無勛業書青
史偶向康寧養老年自分杜門居陋巷敢期序齒預
公筵更憚形穢才涼薄不稱圖真接鉅賢

王尚恭

端朝風望兩台星珪組參差又十人八百喬年餘總

數一千熙運遇良辰席間韻語皆非俗圖上形容盡
得真勝事主盟開府盛談容衰薄混清塵服許便衣
更野逸坐從齒列伴天倫二公咲語增和氣夜叉盤
花旋發春

趙丙

新春鼎浴燕英髦主禮雍容下庶寮二相比肩官一
品十人華髮仕三朝星時並列瞻台耀樽酒時行挹
斗杓果類庸夫最無狀之將顏面趨嘉招

劉

司徒碩德今無比太尉殊勲固絕倫偶以莫年陪
宴喜將白髮照青春八公祇有山空著四皓當衰志
且伸元老相望跡在不應此會愧前人
制舉省元推二相龍頭昔日屬宣猷人間盛事並遐
美一席幾盈九百籌

馮行已

書稱五福壽為先有德人方得壽延自愧櫟樗非遠
器誰應齒髮亦遐年立身官未三公貴推老名陪二
相賢喜把衰容模梵宇慙無織効勒燕然當時遭遇

承陶冶今日光榮預燕筵從此洛城增勝槩又新重
作畫圖傳

楚建中

自顧頽齡七十餘久慙頑鈍費洪鑪端逢大老者年
會衰朽形骸愧畫圖

二相謨猷爛史編諸公才業過前賢好圖儀像傳來
世何事頑疎亦比肩

王謹言

相印貂冠燦六符華顛高位臣俱不將官職誇鄉
里惟尚年齡入畫圖獲道清歡史故事竚瞻陰德見
訂謨叨陪几席真榮觀珪璧叢中間珉珎

王拱辰

西都山水天下奇神嵩景室環清伊甫申間氣秀不
絕生賢會聖昌明時衣冠占數盛文雅台符卿月光
離離魏京雄奧壓幽朔宸宮御府嚴天威膏田千里
翳桑拓犀甲萬旅馴熊羆公當緩帶冬三鎮懸赤繼
軫承保釐追惟契遇最深奮加復雍孟交旌麾
仁皇一在龍帟榜桂堂先後攀高枝宦游出處五十

載鸞臺驥路俱騰夷三公極位固遼隔五年以長猶
有隨公今復至鳳門鑰僕亦再撫銅臺圻二京相望
阻河廣三徑不克陪遊嬉忽聞幹步踵門至投我十
二者英詩整剋肅貌諷章句若坐寶肆羅珠璣為言
白傳有高躅九君結社真可師故令千載著風迹亟
就僧舍圖神姿詞宗端殿序篇目滂灑大筆何淋漓
眷言獲道靡克詘免裘近邑將營歸報云繪素得精
筆顧列霜壁如唐規退居舊相國元老十年還政洛
之涯康寧富貴備五福靈岳盛氣如虹霓昔年大封

繼晁董登科賜第同一基紫垣步武既通接金沙里
閑還鄰比探禪論道劇訓對摩軋太古窮天機二賢
勛荼冠朝省爵齒宦學誰依稀今將圖畫表來世詎
可下客聯纓綬旣蒙月品定人物不敢循避違風期
况承開閣厚賓客富有景物佳園池銅駝坊西福善
宅脩竹萬箇籠清漪天光臺亭未百尺下眺林嶺如
屏惟花玉千品盡殊勝風光繡畫三春暉六相街中
潞公第碧瓦萬木煙參差左隅廟室本經禮右閣宸
翰尊星奎娑娑青鳳舞松枯煥爛素錦熏醑醑石渠

飛溜漱寒玉晝夜竽瑟鳴階墀伊予陋宇治窮僻姑
 喜地廣為環溪樓名多景可曠望臺號風月延清輝
 四時花蔕不外假拏舟傲瀆聊嬉怡懷歸撫掌若饑
 渴恨無羽翼西南飛人生交舊貴倫輩情親意接心
 相知豈無晚秀負才蘊高談大笑拘禮儀洛中故事
 名義燕二毛第一年相推濯冠登仕荷天寵尊君報
 國當百為既嗟大耋盡知止納祿謝事皆所宜顧方
 北道倚煩劇未許解紱披荷衣長篇不令負花約為
 指風什歌式微如羨甘露爽尖心骨似柄玉塵親顏眉
 蘭叢雖未長羅宅菊英似亦思陶籬子山已著小園
 賦彥倫猶愧鍾山移聊攄短引謝招隱肯使猿鶴常
 驚啼

張問

槐庭二老樂堯仁盛集高年洛水濱華袞具瞻雖禮
 絕白頭序齒却情親清閒几席同禪院山笠巾裘侶
 隱淪尊酒椒香繞過節池塘草色已催春白公酣唱
 吟哦內衛武康強笑語頻豈獨丹青傳不朽潛欣風
 俗欲還淳芝田鶴戲調形健蓮葉龜游納息勻商皓

寂寥拘小畜漢疏局蹙止家人莫因氣貌凝丹竈自
有光陰寄大椿復得無謨為重客恐遺元爽在編民
神仙可學今方信道術相忘久益真滿座交歡祝眉
壽群生五福託鴻鈞

張燾

洛城今昔衣冠盛韓國園林景物全功在三朝尊二
相數踰九老萃羣賢當時鄉社為高會此日俱留許
嘉筵多幸不才陪履舄更慙七十是新年

司馬光

洛下衣冠寂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
樂為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琮璫方下筭只將佳景便
娛賓庾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作主人

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年七十八歲安之七十
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
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歲口號成詩用安
之前韻

七八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聞鷄非我
事紵衣絲髮且相輝

又

經春無事聯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
酒儘後它笑滿頭花

耆英圖跋

元豐諸老之道義精華具見是圖畫工可謂得其
韻度者矣先正秋澗王公評考亭朱子之書有曰
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灑灑自理窟中流出予則以
為元豐諸老之道義精華反出畫工筆力中而所
謂渾渾灑灑者且與朱子之書並傳後世矣

者於此不能不慨然興起者固諸老之德有以使
然而畫筆之精妙亦不可誣也此圖乃當時真蹟
相傳為閩人鄭奐所作司馬公所製序文及會約
具存今其越之子孫相與寶而守之予展卷再三
不敢妄贊一辭於諸老後而竊志夫畫工之有得
於朱子書法者如此且以嘉寶守者之難也

後學金華戴良謹題

洛社耆英集尚齒不尚官獨司馬公年未七十亦
與焉則又不以齒論蓋天下之達尊三爵齒尚可

及而德不可及當時潞國文公韓國富公盛德大
勲為國元老實昭代君子之宗如司馬公有德有
言深衣大帶可肅薄夫雅為二公所重宜其與於
集而列之繪畫一時人物照暎千古感矣哉嗚呼
元豐遠矣西都盛事已不復見余年且七十有三
安得同志追縱洛社復見有德者可尊為鄉閭重
耶攬此圖徒重太息

山陰王英孫題

洛中豈乏畫史者英繪像頗用閩人鄭英為之應
是名手據邵氏所記畫在資聖院蓋祥符間自妙
覺改額序仍舊文爾縑素摹放雖大小異同殆皆
本此至今展卷想見諸賢少壯迨老遭世承平勲
名令終雍容雅會得共清時鍾鼓之娛而無以壽
為戚之累後數百載論之此非天上人耶

山陰王日勿簡敬題

四海同文日中天泰運時耆年皆國老盛德作民
師開府仍班祿優賢或領祠香山傳故事洛社有
新規潞國顏如渥韓公齒未衰華戎尊泰岱廟

仰著龜論道恩三錫維藩節屢移片言柔黠虜十
縣免淪夷獻歲朋簪盡方春品物滋德星臨相里
卿月耀邦基圭璧斯人傑衣冠太古儀燕毛惟序
長列壽竟忘卑主味歸田賦賓歌伐木詩清談勝
絲竹和氣藹蘭芝野藪加籩豆山杯侑鼎彝淺深
人自取醒醉客無辭具簡會堪數情真禮未虧京
華崇儉素風俗正雍熙猶樂年差戒無謨例可推
經綸同志節游賞共襟期特立群愼避孤忠二聖
知天將圖任久人訝秉鈞逢授簡書高會抽豪啟
秘思文追漢太史筆敵晉羲之畫手雙鈞法禪局
五米施風雲常擁護鬼物為扶持俯仰今殊昨傷
嗟世益漓前修承聖化古道亦人為麟閣丹青落
雲臺棟宇隳何如二三變千載繼臯夔

會稽申屠激謹題

右洛中耆社圖弁序與約各一傳者謂圖為閩鄭
真所作叙約皆司馬公自製真於面不著姓名而
公自識其官與諱於文之下以今觀之面之意匠
簡古精緻雖不為真之的要亦得妙覺寺之趣叙

嚴楷蕭勁實類公平生書不作草之驗無疑也宋
自五星奎聚而後元豐諸老相繼並出嘉猷偉烈
誠有伊傅周召之風至其謝政歸老幅巾杖屨相
與盤桓嬉遊於鄉閭而流芳於無窮此又古所未
聞而今所獨見者也富貴功名享有令終豈徒然
哉宋德之盛亦可見矣涑水裔孫寶而藏之家又
豈徒以是世守者哉作求景行必有以興起而不
能自己也

四明紀堂謹跋

襄侯出家藏洛陽耆英會圖見示余盥手展卷幸
得覩諸賢道德之容實侯之賜也命余贊一辭於
後余謂洛陽為宋之西京當時畫史必不少茲而
顧以閩人鄭奐為之知其必為名手序乃司馬溫
公自製又親筆所書則此卷豈他物比哉世傳溫
公平生不作一草字觀此信不誣矣宜乎侯之家
藏而寶之也若夫諸賢事績功業則昭昭載在青
史後學小子孰敢擬議其萬一哉

蓬山毋思義謹題

右洛陽耆英會圖像并序文會約共一卷涑水氏
之裔孫家藏舊物持以示予且求予題其後予時
會者九十二人而圖則加一人者宣徽王公拱辰
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欲寓名其間今
第九人翹足而坐者是也予觀其會為具甚簡素
非其故為是以求異於人蓋素志不在於是也豈
若後世居位食祿務為華衣美食高堂廣廈堅車
良馬以侈麗於當世厚遺於子孫而於為德為民
之責漠然不以經思者比由此言之則諸公之所
以赤心為國忘己濟世之意蓋可想見載觀儀形
不勝瞻仰之私而緝之以慨歎也

宣德三年戊申五月翰林侍讀安成李時勉頓

首書

觀洛陽耆英圖乃知古之士君子出處進退有關
於風教者如此千載之下人仰之不啻如景星鄉
雲祥麟瑞鳳爭先覩之為快也予於是重有感焉
會稽裔以古甫予素所敬慕者藏是圖為世寶近
以示予予覽之重有感焉若夫畫法之妙筆蹟之

真予固不暇論亦無俟論也

宣德三年龍集戊申夏五月六日嘉議大夫太常卿兼翰林學士 國史總裁南郡楊溥識

嘗閱宋史至神宗朝諸元老用舍之際未嘗不掩卷起敬想見其儀刑今披是畧乃當時閩人鄭奐所繪而得觀其中三人文公富公司馬公烏展玩之頃恍若親接道德之光於杖屨之側夫古有畚夢訪賢尚得於惟肖况奐親觀儀刑而筆之者哉宜敬識之而不忍以遽釋也然二公皆與安石新

法不合退居於洛已數年而成此會蓋元豐四年春也明年蔡確拜相富公猶上言確小人不宜大用不從而蒲宗孟則言人才皆為司馬光所壞使非安石引進羣小相繼柄用則何以致諸賢之在野猶幸哲宗嗣位首相司馬公盡革新法天下幡然嚮治矣柰何公亦就此而逝也嗚呼惜哉然則忠邪消長之機有宋盛衰之判寔於是圖有感焉
天順四年二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直

文華殿東吳錢溥跋

嗚呼觀斯圖誦斯文景仰儀容以類求往代也蓋
可以見天道可以驗人事可以考世變可以知治
忽也夫宋以仁厚開國而天以仁厚應之是以太
祖太宗先之以享國之久真宗仁宗繼之以承嗣
之賢而諸賢者生於其時出而用世各得申其疏
附丞弼如此其盛非天道之有在然乎然諸賢皆
高位重祿錦衣玉食時也迺從而各為退處取夫
雅素淳淡之尚而相與優游於老大暇豫之天於
平生之富貴利達蕩如也則賢者之維持習尚以
表率人情亦至矣天人事庶幾於古如此而宋之
為宋則世變之幾而治忽之會也何也君子退而
小人進也當其時王氏為之倡而福建子諸人起
而和之矣青苗保甲之法次第遂行矣後雖溫公
再起當軸奮不顧身取焚絲而理之而天不假年
國事遂不支去矣國事去而夷狄亂華莫之或禦
矣是則是而之存存鑑戒也天其或者役鬼物以
呵護之耶不然即其子孫世守之而兵火屢經安
能數百年後不致墜泯使人猶得歛衽肅容而若

此身者親獲諦觀一時衣冠文物之盛耶是卷也
溫公之十世孫封少詹事兼國子祭酒庭芳先生
出以示予予因及夫所慨者如此至其橋梓之繩
武光前為時鴻碩世固有知之者無庸具論也

成化改元龍集乙酉冬十有一月既望諸暨後
學陳洙文淵頓首謹書

司馬文正公為晉之夏縣人曾孫開國伯以吏部
侍郎扈從南渡子孫遂家會稽胡元時隱處弗仕
明興科第紳纓絡繹不絕有若大司成君恂侍御

君聖按不君相皆能繩祖武振家聲燁然有聞於
世其他不跡賢科者尚十餘人按察君起家寒素
下帷絕不而舉進士上第為比部即讞獄畿輔馳抵
夏甸拜不立壠慨然有卜築之志後以李福達大
獄事執不忤當途者遂以閩臬憲放歸圖書數卷
而外無不物課子讀書昕夕怡如也君逝數年而
伯子初復舉進士卒於巴陵宦邸錫俸以歛蓋苦
節如其父家靡儉石焉然越之閩閩薦紳甲天下
而語詩禮不清白孝友謙讓者必首司馬氏司馬氏

云按察丑季子敬甫祉者績學累行早歲即名籍
甚數奇不偶茲承父兄遺命携其猶子晰旋涑水
鄉為奉祀計一日出所傳耆英面卷示予且曰吾
家宗器共是矣幸以一言為先世重予展玩移時
見其筆頭皆溫公手澤而諸老儀容渙然如覲嘆
息久之入溫公距今日且五百餘年其間兵火相
尋不知凡幾矧家計蕭然若彼而茲物獨存匪其
世有賢有永言孝思其不以為賂資而市鬻者幾
希矣公嘗言積德實冥中為己孫長久計噫非其
積之厚也胡其慶之衍也蓋是齋之會與者凡十
三人今其他氏子孫興與替予不能知而獨涑水
氏之後世相映盛傳美彰歷數十世而澤猶不斬
本深末茂源遠流長有是哉斯面可鏡睹已敬甫
君雅志進脩力追其先恭而晰為巴陵君之季子
青年砥志嗜學能文又司馬氏千里駒也行且咀
華茹實敷溲吐奇為

國之世臣家之令子俾父祖未竟之緒益拓以闕
而文正公元泉之下有餘輝焉是面其不朽矣夫

諸君勉乎弘爰題之以俟

隆慶壬申仲秋初吉

賜進士第順大夫知廣西柳州府事上虞鄭彝

臣頓首

宋太師司馬溫國文正公余夏鄉先哲也當其任

崇福時春在洛秋冬在夏縣如是者凡十五年

時潞國文正亦以太尉留守西都集洛中公卿大

夫年德高於韓國富公之第置酒相會時人謂

之洛陽耆會潞公素重司馬公而請與焉諸公

既箇形妙覺僧舍復繪成卷帙屬司馬公序之序

與約且皆公手筆也既而公起相哲宗未幾而薨

於位哲宗詔戶部侍郎趙瞻輩護喪歸葬夏縣後

金虜挾公姪孫兵部侍郎朴北去悉取其孥趙忠

簡為匿其長子倬於蜀因家叙州及高宗南渡溫

公會孫吏部侍郎復護駕從遷因家會稽山陰并

夏縣之族分為三矣然遷叙州者為公伯兄太中

大夫旦之後而會稽者為公之派裔入元之季夏

縣子姓莫知所終而焚修祠墓下者至屬諸緇流

馬迨我

皇朝會稽雲仍最為蕃盛文獻不絕若大司成公
恂侍御公堊按察公相並來謁墓隆慶改元按察公
子景泉先生寔公之十六世孫也携其猶子宗時
奉父兄遺命負家藏者英會圖及誥勅數卷按察
公重修譜系一帙歸夏奉祀暇日出圖示予予焚
香啓甌見諸公皆衣冠偉然令人肅然起敬第卷
中張景元趙南正馮肅之三公面目剝落莫可辨
識其他亦或間有毀裂而司馬公文富二公及

昌言王安之席君從王君貺楚正叔王不疑數公
之容猶幸無恙以故公之鄉後生如不肖輩始獲
覩公真容見公遺物自謂希世奇觀幸莫大矣然
亦不能無感於斯也按

大明一統志夏縣本禹所都之地漢為安邑縣境
後魏太和中別置南安邑縣改為夏縣隋初屬虞
州後屬河東郡唐屬絳州乾元初改屬陝州金元
屬解州

本朝因之縣西二十里鳴條岡公之墓在焉即今

觀之公之祠墓規制宏敞有司歷有興修蘇長公
手書隄碑雖仆磨於奸臣博下輩而模鑄於後世
惟哲宗御篆碑額猶是曩時舊物據紀載之言攷
鳴條之迹公之為我夏人昭昭也柰何近世學者
考覈不詳著述多謬如貴溪樵雲徐君庭桂假名
荆川唐公著綱鑑大成以公為洛陽人而仍存涑
水之號不知涑水之源出於絳縣而經流於夏之
西境故當時稱公為涑水先生者以此洛陽安得
有涑水也哉者不知今日解梁之夏即趙宋時陝

州之夏遂疑公且陝州廼河南人而不信其為河
東夏縣人傳於西其而滯於真者比比皆是也嗚呼
公惟居洛故得與會耆英肖形圖卷而遺其真容
於今日向使公不居洛則不與此會而圖無此容
矣是公之真容豈是圖而傳之今日者公之居洛
為之也後人泥其會於洛遂昧其家於夏縱知其
家於夏又泥其屬於陝是以有河洛之謬說也向
使公無洛陽之居後人亦無洛人之惑矣是傳贗
滯真而起後人之惑者亦公之居洛為之也夫學

術如溫公相業如溫公聲聞之昭垂於後世如溫公而今人尚論之踈猶如此他尚何言耶此其所闕最大不啻魯魚亥豕之小失而已故予撫玩斯圖而深有感焉至若司馬氏世守之孝人將覲斯卷而自知之又何俟予之贅哉雖然向徽景泉氏叔姪之歸則溫公故物流落江浙間又安得歸公之故里也耶是殆有數存焉而景泉氏叔姪還夏之舉良可嘉尚也

涑水鄉後學馬化龍光前年薰沐頓首謹識

洛陽耆英會圖以文富司馬三公取重于世遂出會昌九老上圖凡十有三人

明萬曆甲申四月司馬文正公裔孫解元宗晦携此卷索余書余性有宋自神宗用安石行新法一時元老皆致仕去文正居洛十有五年朋奸蔽主羽翼已成後雖宣仁倚毗相業赫然而天不憖遺黨禍尋起宋之大事去矣公曾孫吏部侍郎伋從高宗南渡家于會稽山陰之間而涑水舊墟無守家者

國朝以公大儒從祀

孔庭復其子孫無所與士得專經科第鬱然相望
宗晦之大父按察公相父巴陵公初季父邵武公
祉皆起家進士而已與仲兄晞射策晉陽並成上
第夫涑水之流賴南渡不絕南渡之族因涑水更
盛然則河東故里可無人焉爾乎先此宗晦從其
季父若兄比在彙征當路謂非晉產殊之于越君
曰先按察君此日展墓至夏歆歆父之慨然欲卜築
于此予小子所以來成先志也今已縣次續食獨

奈何鄙遠之若內晉而外吳不得稱同姓不亦甚
乎王子語之曰文正故鄉誠宜世祀勿絕子曷不
請于

朝而家焉無但僑寓為也則廟食顧歆公尸嘉告
永有詞于晉矣往在嘉靖間大獄事起按察公以
刑部尚書即抗法不回罷去而巴陵又無祿即世
今邵武與二孝庶彬彬嗣興庶幾能振遺響者宗
晦勉之哉

萬曆甲申四月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致仕太原王道行書

耆英會圖者宋司馬文正公及文富諸公十三人
相期而會於洛中者也數百年後文正公裔孫宗
晦氏晰持卷懇諸縉紳士為語揚厲諸縉紳士亦
各以詩文備述先臣美盛余覽其形會其意因慨
意之曰嗚呼觀斯圖斯會也則有宋興衰治亂之
機其決於此乎夫才賢者圖治之資老成者謀國
之望宋自建隆開基迨及治平熙寧之世仁厚一

脉漸次陵替文富諸臣夫非治世之藥石而保邦
之楨榦乎即年逾七袞景光近暮然猶天眷元德
康強耋老引而置之百僚之上或與聞就議其謀
謨翊贊宣猷展采當不啻炎劉之內魏李唐之姚
宋也而胡遺棄之疏斥之俾德星下聚乎夫君子
小人迭為消長興衰治亂互為倚伏哲人智士又
志甘恬愉難進易退者也文富諸公既以君子會
適在下而安石京博輦呼朋引類新法日起肆無
忌阻國勢幾何能定而世道幾何不亂乎即未幾

司馬入相功成旋轉而尋復捐逝宋室為之一空
洛中諸賢會甚適矣宋何能國哉有賢而不用以
治譬之渡河者弃舟楫而甘自沉溺養生者厭膏
梁竟饑餓以死嗚呼繫誰之咎歎語曰邦無老成
誰與共理然則諸賢之斯會斯國也或亦不能忘
情在公而宋之人主則甘以遠賢自削已雖然晚
近世以來崇尚勢利競從侈靡故也夫矣洛中之
會固諸賢雅致亦見古道猶存蓋其會也坐次以
年不以位供共尚儉不尚奢志同道合令迄日以罷
蓋有鼓腹歌詠之風焉後之君子乞身以老石室
林泉之下固當以是為準乎識此則宗晦氏先業
之綴固非獨有宗器之思而亦有補於世道之雅
集也因忘陋為之綴厥後云

萬曆甲申七月既望

賜進士第奉

勅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前侍 經筵工 科都給事中雍丘侯于

趙拜書

王嗣美曰余披是圖蓋有感於涑水司馬氏焉自古圖史所載稱世德世祿者不一其姓多數傳弗耀遞起而遞滅甚至樂郤房杜諸家尚不能庇其子豈其堅德之不茂耶抑亦種福之不長也噫是亦有數焉爾矣即無他取譬當其時九與斯會者蓋十有三公焉如富韓公文潞公一皆依附日月績用軒翥宜其蔽施後世慶流苗裔者不聞有守斯圖如司馬憲使諸君輩他可知已蓋亦有幸不幸哉余惓惓時聞先大父宣家君譚洛中耆英一

會古今盛事既讀宋史見涑公勲業奕奕為宗社倚賴退棲巖穴相與考槃詩酒即與鄉曲田父無殊真得古人去就之義未嘗不欲樞趨左右愿効執鞭而無從也今得披斯圖指視曰此某公也此某公也此某公詩也一時形容氣味髣髴如見余亦何多幸邪計元豐迄今且五百年所有數公像亦且刊剝無似恐時久弗存得無猶有恙耶詩曰申錫無疆子孫保之司馬氏子孫保之哉按司馬氏系出高辛漢司馬遷公世掌史書為龍門司馬

氏歷世多顯晦趙宋元豐間溫國公以相榮顯世
居夏為涑水司馬氏溫公往來伊洛間為斯會始
繪斯圖后曾孫開國公及隨之高宗南渡移家浙之
山陰為山陰司馬氏圖在山陰

明興簪紱遍起至隆慶改元有進士社者承厥考
按察公遺志偕猶子暉晰始歸夏修溫公之榮暉
晰繼舉于鄉而晰尤著復為涑水司馬氏圖在涑
水萬曆甲申夏晰持以示予先後題詠者若干人
有溫公手筆序其端有十三公齒序職官有會約

九條詩各一首

關中王嗣美書

按耆英會凡十有三人以首事則潞國公以治具
則韓國公以事例則彷彿之唐白樂天香山會約亦
云偉矣當是時諸與會者皆以耄耋相先獨溫國
司馬公年未七十以狄無謨故事與焉此其說近
似以今度之公之與斯會也寧以齒乎哉攷公在
位二十餘年居洛十五年當其居洛寔惟新法之
故以故十五年間絕口不言新法非不欲也知不

可也。辟之豺狼，難以身近。公固量之審矣。至一念忠愛，矢死不忘，則又公之志也。夫以志則是以遇，則非而憤懣不平之意，非有托焉不可也。故追歡杯杓，雍容賢喆，庶幾托焉而失者，或托焉而得此。又公之弗獲已也。比晚，年再出，即曰：四害未除，死不瞑目。此其志可想矣。嗟乎！龍蟠於泥，蛭其肆矣。玩哉！玩哉！惡覩龍之志哉！予以此有味乎其言之也。

明萬曆甲申長至吉

進階朝議大夫湖廣布政司

右叅議稷山後學梁綱拜手書

吾鄉先正司馬溫公嗣孫舉進士者，乃持其所遺會苗，眎余且曰：惟翁為學慕古，必與先人誼有神交。希題數字，其後亦先人所樂聞者。何如余應之曰：吾尚樂眎是耶？念昔藝祖立國，僅得忠獻一人以為之弼。忠獻雖才于道，未有所聞。其曰用魯論各半部者，固謾詞爾。嘗論多表裏于周官，為能用之。其致治止如彼耶？若我文正生其中，葉承洙泗之舊，派啓伊洛之新源，固帝所賚以弼其嗣主者。

使專主台席公必取其制度參而更定苟世世相承不致失墜將趙宋之社或存于今時矣夫何以人生幾何之壽而投其閑于洛者至十有餘年之久是其為智猶不及一石工安在取英與哲以為謚耶用知耆英之會豈連茹衆正者所欲立與夫獨樂之園固志存兼善者不暇為矣觀于是圖能不深慨于異世之同志者耶雖然公固未盡行其道于當時而有不亡者存所謂富有著述是已即他人猶當誦法之矧其子孫乎為公之嗣凡在其陰德尚死中者正宜佩服厥訓佐我

聖主以繼自古賢哲之佐如伊周者為有光矣如此始不忝于為公之嗣無徒保守此畝夸以示人曰我溫國之正嗣而已迂夫過計有如此其勿訝

鄉迂夫敬菴張直沐手書時年七十四矣

司馬文正公勛業文章彪炳史牒故無論華夷今昔誰不仰之當元豐間與潞鄭文富諸公結社洛中以歌詠太平當時命工繪畧頗為奇事而傳之於今足為奇物予聞之推贊美顧以不能一觀為恨

萬曆甲申予以執事在桐鄉桐鄉去夏不五十里
間以公事至則展拜先生之祠且晤先生裔孫宗
晦孝蕪乃又於宗晦許獲所謂耆英卷者披其面
讀其詩具見當時太平文物諸老優游氣象斯非
生平厚幸耶予家舊藏有香山九老圖號稱精絕
今又得觀斯圖大是快事第其卷為拙工裝演遂
使千年神物一旦殘缺殆為造化所禁而莫知其
所以然耳嗟嗟惜哉

桐鄉令印人康榕志

舊識耆英集洛濱重邀此年一元臣夔龍當日開
生色麟鳳今朝奉此真官系貂蟬輝百葉扈遷俎
豆禴千春轉思元祐群公事一自披圖如對神

天池徐渭

金門初罷相洛社已招賢元祐人俱老熙寧事可
憐無由瞻日表豈欲樂天年忽憶前朝事披圖倍
愴然

月峰孫鑛

洛陽會上聚耆英盡是當朝社稷臣且共尊前浮

綠醴肯隨馬上逐紅塵可憐司馬年猶壯誰梳熙
寧法再新料此面形非夢卜一時披覽轉傷神

句餘後學孫如湯

司馬氏持其先洛社圖卷示余謂余宜有言末簡
則諸大夫之述作備矣蓋操筆而毫為之腐也偶
友人以宋十六帝圖像過余小有附庸因布席焚
香合二圖而披覽之迺謂百世之下得儼然見當
時明良之盛不能不深為幸喜願諸賢社稷臣也
而使在野此趙宋理亂興亡之關又不能不為之

浩嘆

此圖為宋鄭奐筆也能於毫素間寫出諸大君
子使千百世後宛然如昨慨焉興慕真高手也
夷考奐閩人也非夫秉彛好德心醉乎有道者
氣象胡能命筆如此此其賢於福建子不亦遼
哉

後學黃猷吉敬題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
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內貯竹

簽上書學士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微教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杯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啜土鏹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一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

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老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此宋廖瑩中江行雜錄語也敬為拈出亦足見公生平一斑云

萬曆丁亥春二月念有三日後學黃猷吉再題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卷八

溫公十六世孫祉校梓

十七世孫晰編輯

積德贈言

晰曰積德之什為卷自余大父按察公詣夏時
瞻丘壠太史呂文簡公巡鹺南厓沈公輦重之
而為詩文歌詠其事也日積月累漸至盈幅蓋
還夏之舉肇自我按察公而不肖輩成其志方
不肖輩始至夏時父老猶記憶先大父當祭掃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祝文讀畢不知其涕之何從也錄此庶先公
初意不至泯沒而抑亦繼承之一事云爾

序

積德之什序

積德之什者贈菲泉司馬邦柱祭其先溫國文正公
遷京之作也菲泉溫公之十五世孫宋南渡時遠祖
侍郎俊舉家自夏縣遷浙之山陰自是不歸夏者十
世矣於是北人以司馬氏為無後南人以山陰氏為
失祖菲泉子卯髦讀書即慨然曰吾家涑水之舊

甸之夢而晉宗室司馬孚之胤也至吾祖溫公直道
殊勲冠絕宋代乃吾積德滯江邊不能一還反不若異
姓者之歸賜張謙何耶此其痛心裂骨蓋二三十年
矣既舉進士仕刑部則曰相謁祖有日矣遷夏有期
矣至是果求便差日夜馳詣夏縣遂獲舉丁亥元日
之祭越二日柵及蒲守前光祿少卿南畹華君叅謁
巡按南厓沈公沈公謂予二人者曰菲泉自夏即過
運城二君可遲會焉予曰此柵夙昔所願見之人也
往年內濱初公營新溫公之祠謀遷司馬之後勞勩

萬狀楫備聞之以為菲泉子旦夕來也不意今始至
乎越明日而菲泉來容貌古樸心神開朗一握手間
忘形骸出肺腑如金蘭戚若骨肉初初公查獲在
官水田百餘畝籍之官版以為祭需俟司馬氏後至
而歸之南畹子曰菲泉其定居矣時在不可失事在
不可疑菲泉子曰相豈為此田來哉予遂嘆曰果若
古語非聖賢子孫何有此言司馬氏其中興乎於是
南厓公夜讌諸冰檠堂日讌諸海光殿極談笑忘所
公以為復見小司馬之明日予讌諸觀德堂酒半

北登尊經閣是日山川濛濛雨雪霏霏四啓軒窓縱
覽風煙西望虞坂東眺岳陽前指鳴條俯臨澗海南
厓公曰此非菲泉子之高堠里家邪夫其千里馳驅
百年懷思尊祖敬宗不啻卜子所謂大夫及學士者
矣斯行也不可無言以贈予詩南畹詩判可為序又
明日南畹讌諸河東書院燭跋矣予請名題焉南厓
公曰今夫司馬氏之散處江南者不啻數百輩於其
溫公乃無一能念之者即有念者乃無一能至之者
即有至者乃無能肖之如吾菲泉子者斯題也曰象

賢菲泉子曰相無微子之材而先人不敢比殷湯予
又請題曰先裕菲泉子曰此復犯先諱矣是時菲泉
携有元日祝辭中有温公常言積德冥冥之中以為
子孫長久之計予曰卷其以積德題乎南厓公曰然
若冥冥中無德之積安能使十四五世之雲仍如吾
菲泉者至是乎若子孫計不長久安能使四五百年
之墟墓如吾温公者至是乎予嘆曰果哉始與温公
之道讐者安石也繼世以與温公之道讐者惇忮檜
輩也聞其今子孫有改譜系易宗派如古別族於太
丈之輔果者矣天人不遠古今如鑒可於司馬氏及
四氏者驗也且夫温公道未盡行而殂以其世之非
辰也菲泉學方滋茂而顯直其時之正清也吾知凡
温公之厄畜於宋代者將俾菲泉畢發之於今矣不
然方起大名之夕夢公授袖中簡者何也於是南厓
公及南畝皆曰莫為莫傳莫承莫彰此可以題曰積
德之什矣

嘉靖六年歲次丁亥春正月八日

賜進士及第解州判官前翰林院修撰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高陵呂柟書於河東書院之藉草亭

序積德之什

歲在丁亥七月既望會稽菲臬子司馬邦柱以秋官
卽擢僉福建臬憲事有行色笑一日過其同年友鴈
峯史立模曰睽遠在即相去何啻千里子何以贈我
昔者使山西獲展遠祖溫公墓於涑水慨自吾司馬
氏家越殆十數葉迄鮮有能慰追慕之私者獨相以
使便始克遂焉非幸與諸君子謬愛者咸有贈言而

涑野呂太史仲木嘗以積德之什題卷首而引之亦
既詳矣敢復因其義再丐知已一言為行李重何如
明日示涑野卷予得而遍讀之又明日別委一卷則
吾姚孫武魁志健所書四楷字并圖繪亦具嘻珠玉
交燦其何後之能雖然可終默乎予惟水角時即受
讀司馬文正公傳稍通大義每思公對劉元城盡心
行已終身服行之要曰其誠乎蓋公真用力于心學
者故其立朝行已俯仰無愧而相業炳偉迄冠宋室
倚其休哉稽在當時公亦夫人耳而兒童走下誦而

知之遠及裔夷相戒中國相司馬慎無開邊生釁其
卒也蘇長公撰神道碑自謂于公獨無愧辭其皆誠
之驗與唯公立德取信人人德之不可以已也如此
世有不務德之積而徒取必于術數以僥倖于萬一
者視公當何如哉盛德必有後是宜數千百里之遠
十五六傳之餘襲芳振華有若吾邦柱者出而尋陸
緒于蒞蒞也邦柱茂齒強志清雅出塵方以名進士
為司寇大夫詰姦究慝用法平恕人以不究綽著能
聞西曹餘暇游情翰翰時以示人可愛而傳可謂弗
忝其先德厚流光其弗信矣乎茲僉憲閩省峻階華
貫將于是乎昉千里澄清慨然攬轡則所謂植良屏
墨澤物洗冤有大於疇昔槩諸中者宜素而奚俟於
他求亦曰纂乃粗服可矣聞之八閩僻在南服人朴
務簡其以郵罰嚴有司例之江浙僅十二三九經臬
司予決無有騰牘者即有之亦辭焉而其責良有繫
也夫經于大而細焉略之信于顯而微焉情之慎于
初而終焉踰之人情大抵然爾又况益之以生愛惻
怛之情少而聰察操切之意多取足近名而其他靡

水司國武源流集卷八
八卷
恤如昔人所訛今之世恒病焉可乎不可乎以是鑒
括而施諸其官無忘乃祖攸訓庶幾動罔弗濟克對
前人光而于涇野用意之深厚其亦無負之矣不然
賢者之後將責備焉人言尚可畏也模也固庸以淺
鄙之詞引別意且獻規焉菲泉肯以為道傍之苦李
而棄之時

望後又十日年友同郡史立模拜書

積德之什後序

司馬宗晦晰者溫國文正公十七世孫也十三世祖
侍郎伋遷於會稽家世經術至宗晦大父按察公相
父巴陵公初皆射策中科舉進士仕不甚通宗晦年
數歲失父家徒四壁立宗晦自傷乃從母問先業所
遺母泣曰爾父以清白遺爾奚遺哉第努力為諸生
學問業具是矣績紵以給宗晦讀經外傳受詩積十
餘歲已而喪母北遊溫國故里經學益明是時河東
兩部髦士諸與宗晦同經咸人人視偉宗晦多厲齒
從質經疑曰何傷其年癸酉宗晦舉鄉試策一後大
比士必先夏科用不乏明年宗晦詣余願一見余方

水滸傳卷之八
閉門追惟故塵遊宗晦曰先人辱公於癸丑藏在盟
府公固不曰我用巴陵死不復善視其子矣古之志
士懼名稱不立累日力經歲月動若甯董學若邴鄭
登山入海契闊篤志則繼體垂後由此其選也者非
獨一士也蓋先人閉門雍穆有德有行人擬陳元方
淵清玉潔有禮有法人擬華子魚專心憂公斃而後
已入擬行父參遵諸人小子乃所願學父則遠矣學
人所擬父則益遠矣辟之流於海者不見所常見於
中國去人彌遠思人彌深吾何以畢吾願也惟公固

之余曰子誠繼子之先子也則何止子之先子不曰
登枝而捐其本乎宗晦下惟又數歲再詣余願見曰
公若以一世命於不肖則有量矣苟不以世豈可量
也蓋聞先大父嘗讀許靖書曰自竄蠻貊縣心北風
何由假翼自致曰嗟哉古今人不相遠蓋是書也余
何能終卷嘉靖中起為郎中讞獄畿輔渡河遵涑水
與巡艦初公狀元呂公剪蒸菴於温公之壠首謂不
返之計莫執而去而先人思振袂舊業鬚髯盡張悠
悠孤淪訖於茲日余小子拂拭短褐浮江出越始備

溫公之掃除厥惟艱哉本之弗捐吾感傷公之風言猶耳也敢請余曰孝哉司馬氏之子其言先之德也悠以遠其言已之志也微以著余聞之古者推功受氏人多土著名宗望族皆舉郡國官名自表使百代不得以相亂雖受命易姓百宗蕩析去墳墓鬻松楸公無常產之拘士靡舊德之傳而其子孫猶掩系錄以示所承西有隴右之李東有彭城之劉哀然冠冕未嘗與皂隸混為一區何以故彼其後誠得人以繼之也司馬氏在宋稱右族自適晉稽流裔八代其故

里蓋

明興二百年餘弗與血食宗晦渙然往跡之謬與其伯仲操譜系木主履行而來北方始謂涑水氏有後而邦人依依如見溫公之世豈非計長久與涑水源源衍德無極也哉昔周人懷召公之德愛樹不剪越王思范老之功鑄金存像與其愛之微也寧其後之人也其孰久乎馬璘讀史至漢馬援傳謂其祖業墜於地輒喟然嘆息彼其所覩空文爾未始徼天之衷唯是土風湯沐既具若涑水之上也視宗晦所踐又

孰親乎君子謂司馬氏之子之孝詎可量也而子之
先子卧江鄉者即不得歸日浩然瞑矣始宗晦底夏
日徇於隴上曰孤操不足以勝門荼才志不足以致
青雲莫與處也居無何宗晦季父社舉甲戌進士為
比部郎而其兄暉復舉丙子鄉試殆駸駸盛矣積德
冥冥溫公固嘗言之而狀元呂公又題之首簡為子
孫榮余何言哉余何言哉

萬曆庚辰冬十有二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郟陽年

家生何東序崇教甫謹書

書司馬氏積德卷後

司馬氏自三代以來繫姓重矣蓋云重黎之后也于
周為日正周定鼎郊鄴薦其為瑞者三王用嘉之肆
得蒲璧以朝宣王時休父入掌六師為司馬子孫以
官氏後失官播越河汾間已并於溫魏晉禪代際安
平獻王孚溫人也以屬籍稱賢乃后居夏者于九子
中不知出何別比趙宋時溫國文正公以大儒相元
祐為夷夏所仰其封樹具在夏宋南渡日侍郎伋始

以其族行旅寓會稽之山陰它日視故都惟是風馬
牛不相及

國朝嘉靖中刑部君相出使便道一謁松楸冀除之
歸而語若子孫曰吾觀先世丘壠愀然有黍離之感
焉即吾老山陰得一子若孫嗣業故都者吾死無憾
已後二十餘年刑部孫晰從季父社始杖馬箠來夏
遂以定居無何社晰同舉計偕晰即第一人明年社
成進士已暉來復舉計偕居人相賀為文正公無後而
有後矣初刑部君過夏日照中宮文簡遇於解相得

甚驩時有味乎文正積心長久之言相與咏歌之成
卷是以有積德之什今八卷具在晰父子繼起益光
先壠視斯卷不啻如璋矣嘗謂積德云者增而不已
之謂第令子孫襲先世寵靈作德弗類一朝撲滅之
何有者即它戮餘堙替隸圉或糊頤頰於四方莫知
生之所自遑恤血食哉於乎彼非神明之后而獨然
則前積而後圯之也乃如越國數千里更世數百年
子姓振振復還其所以紹先烈槩之生民未有矣余
游司馬氏群從間雅有田蘇之好即一門廩廩庶几

東修君子也詎云先世覆露及之良自其身有耳傳
曰盛德必百世祀司馬氏世數猶未也余以其後知
之也

萬曆甲申冬吉

賜進士第分辦工部都水司事稷山龍塢王時濟頓
首拜書

詩

東鄰有績女西比有織婦營為雖未同相思本相厚
曉日上條山南瞰黃河渡大舟載萬人須臾咸登路
人生非金石安能顏如故敦禰都邑士大夫乃宗祖
彩鳳鳴高岡烏鳥何足數君從萬里來持以報

明主

右擬古一首申贈省墓行旌之下蓋戀戀不已
之情非所云詩也

涇野呂柟藁上

菲泉先生司馬老大人行軒啟教

吳興沈松

刑曹明法擅聲華
命西行拂劍花
晉國衣冠瞻世裔
鄭鄉姻婭望仙槎
舉杯對燭還如夢
話舊開顏莫問家
最是不堪凝睇處
征旛明日即天涯

澶淵王濤

天意終移宋雲仍亦渡江
他鄉春渺渺故國水淙淙
鶴自鳴華表麟空卧石缸
歲時今展祭閭里問行幢

其一

百世存家計三朝報國心
勲名元不妄奕葉好相尋

祠墓依山寺園田亘石
西曹能念祖文彩重纓簪

其二

三當作四

看君述祖德別我苦寒行
霽雪迴堯甸春風到

帝城中朝能覆奏四海亦知名
竹帛他時系應無忝所生

其三

海陵華湘

百年江漢尚餘哀
獨樂園中卧草萊
白首始成元祐治
新經終作靖康災
典刑不朽留家訓
事業重翻賴

史才後世雲仍真不忝哀矜一念徹燕臺

東郡張相

涑水環先墓雲孫拜後塵卧麟芳草夕遺像古祠春
石壁停霞旆山原薦渚蘋重來隔朝代河洛想風神
溫公閉九原憲使駐雙旛異代人俱俊當年道故尊
椒漿酌冥漠梓里憶生存明日辭瑤嶺春風入

帝閣

涑水馬駸

江北江南天一方窮源及本元同鄉安平世系今猶

著文正清風久益彰如玉丰標宜粉署斷金交契示
周行卜居頽定鳴條計洒掃松楸具辨香

瀛海袁淮

異代居南渡千秋望北馳弓衣隨日月禮樂問華夷
涑水依金刹條山奠玉卮承家應佩印爾祖亦吾師

青厓沈鍊

佩符元祐日珥節中興年司馬多奇服攀龍不異天
傳家文未墜省墓劍常懸方駕成俱往臨雲一愴然

鄉後學馬巒

涑水先生有後人才華蚤占杏林春驅馳

王事顏初識寤寐鳴條願始伸老稚歡迎如故舊蘋

蘩拜薦竭精裡乾旋坤轉遺謨在黃閣他年好致身

漢嘉徐岱

涑水名千古流芳到浙東家傳緣積德世選錄成功

令望登科後深情展墓中看君多孝義錫類自無窮

郭璟頤進縣人

司馬鍾靈壯宋朝首丘奕世枕鳴條勲名燁燁乾坤

久史筆巍巍泰華高趙闕言歸留赤子拒荆首政

青苗忠清粹德源流遠聖代于今有鳳毛

漢南劉臬

稽山靈秀鍾人傑温國家聲啓後昆一代勲名元祐

史千秋祠墓涑陽村象賢已見存經濟積德由來仰

格言便合飛騰霄漢上宗祊它日勅彞敦

上海渚傑

涑水老孫子山陰今大夫能趨元日祭不遺孝心孤

相崇着家乘賢聲重仕途先公歆爾德授簡豈虛無

慈谿陳文譽

昔年契誼盛叢棘此日熏漸仰握蘭纒向日畿歸

去節又看星使跨吟鞍幾竿泉細青雲濕萬里流長

碧玉寒家訓千年龜鑑在世應鳴玉侍 金鑿

迂漁張直安邑人

氣聚傳岩秀重能生大儒一時隆相業百世裕孫謨

涑水承洙澗温鄉拱魯都雲仍皆俊傑會見輔唐虞

蔡所侯于趙

伊周垂相綦文正步芳塵朝野謳歌舊乾坤氣象新

千年延道脉百代胤聞人積德風猶著承家澤未

熙朝崇正學憲使品精裡衣鉢孫謨裕羨壻祖烈親

羽時呈瑞鳳慶闕種文麟哲嗣人中傑蘭孫席上珍

翩翩華 國器會見佐

楓宸

角東山人呂時

玄功冥冥鬼神知司馬中興自有基三代龍章傳宋

室千年肉譜照

明時 涑水氏裔孫世有顯者且當時 誥勅及耆英會圖迄今通博尚在故云 聖門日

月高無際吾道弓裘正在茲君實相公童子識圖書

又啓後人思

太原王道行

宋朝名相鬱儒宗故里天留馬鬣封紹聖黨人紛指
鹿渡江孫子竟從龍甲科不斷傳經脉丁祀長欽衛
道功回首一丘餘亂草賴君高起大夫松

右贈宗晦解元

題司馬氏積德卷 有序

郡人呂陽

司馬文正公嘗言積德以為子孫長久計蓋公以
名儒賢相匡輔哲宗力變新法以續國脉以蘇民

命人謂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其積德顧不
偉歟當時勅建墓碑見存夏縣公會孫吏部侍郎
河內縣開國伯侯躡南渡子孫因家會稽朝元
僭位終其代無一仕者至

皇朝科第相望未易更僕數迨公十五世孫蕙訪
公相由辛巳進士先任比部郎嘉靖初奉

命讞獄 畿輔馳至夏縣拜掃先塋有復築志涇
野呂公時判解州為公題積德卷一時名輩相繼
咏歌後以秉法忤權貴歸里賣志以沒巴陵公初

以癸丑進士筮仕尋卒于官亦不克成所志顧與世宦遊僅以詩禮聞浙東其所傳者惟告身數軸耆英會圖一卷譜系一帙而已隆慶改元邵武公社率姪暉晰輩佩先人遺志來供祀事相繼舉于鄉而社登甲戌進士後先輝映誠食文正公積德之報矣陽世居平陽與文正公同鄉土歲癸丑又與巴陵公遇于都城數相徃及叙其家世及復築意相得甚歡今暉晰輩皆其子神秀英特進未可量予嘉其克成先志因賦詩二十韻于積德卷左方聊以見好德之意云

河岳鍾靈秀溫公生冀方夙堅希聖志終作濟川航
旋轉更新法安危繫衆望河汾分派遠濂洛接波長
與會耆英裏棲神涑水傍典刑今尚在聲譽久不忘
文正昭微謚明禋從素王前休誰並駕後胤自餘慶
良史家聲舊阿衡世業昌人才資品錄邦治賴平章
開國隨南渡明刑始北翔興悲續血嗣掃墓奠椒漿
賚志成先德遺言待後襄巴陵因早世邵武為重傷
遠拉卑尊輩同歸桑梓鄉協心護丘壠述事潔蒸嘗

領解推難弟承科得行行聯登龍虎榜長繼圖書香
積德誠無斁楊休殊未央願言弘祖烈千載慶
明良

姚江孫龕

承家原不易創業最為難聲教垂今古魁名振宇寰
溯源根涑水遺澤種稽山積善多餘慶應非旦夕間

孫鈞

海內推門閥無過司馬宋當年崇相業奕世擅聲華
圖譜傳流遠文章衆所誇遺芳侈東越西晉望尤餘

孫鏞

有宋溫公柄國時力恢治運愜昌期才猷濟世人節
仰理學傳心衆所知兩地家聲繁嗣續累朝甲第
宗文雲仍累葉存圖譜清白惟將萬卷遺

司馬文正公積德事狀

司馬相

司馬氏之先本程伯休父之後秦漢以上世系綿遠不可考矣晉安平獻王孚出封河內遂為河內人唐宋間徙居夏之高堠里故文正公爵封溫國上自天章以至高魯皆如其官係所自也公子康生植植生汲官禮部侍郎扈從至越子姓皆從之未幾卒于行寓卜葬山陰之亭山時方陸離其從行者因家焉弗克還矣胡元僭竊隱處草茅誰復至夏乎

國朝褒崇道學既使從祀孔庭仍錄其後百凡繇差

不使與編氓伍周程張邵司馬朱一也訪之夏無人
焉廼移文于浙有司遵守如故十一世孫竹

上請立廟專祀蓋始有瞻依矣竹之子恂發解京闈
初任禮科給事中封王潞州獲一展墓從弟軫時在
國子助教欲與俱弗得其子聖以行人至焉意猶未
愜復命次子埰入夏娶裴女補邑庠生以守祠墓不
久埰以軫喪去遂不果來又幾十年相筮仕刑曹丙
戌冬奉

命決獄

畿輔馳入泗掃自恂及相凡四至耳蓋水

木本原亦皆在念但天各一方艱難迢遞此涑水稽
山空望南北而纍纍世塚列叢棘中士大夫過之有
雲仍已盡之嘆矣嗚呼可不為之寒心哉通惟文運
自昌當道者懋隆崇祀佳城改觀神棲儼若相始拜
瞻誠歿存所均感也後贈關國伯宣議大夫數傳而
以八音紀名至相則縱木而八音始盡上距溫公凡
十有五世矣即今見存食指在紹興及遷改廣右貴
陽者不過百數計殊未蕃衍恂別號白賁官國子祭
酒兼詹事府詹事軫別號端齋終於助教聖別號愬

庵提學南畿終於福建副使埭未第卒

國朝以官守弗得至者曰符曰堯曰學曰璋曰公韜
皆鄉貢士也相洒掃還僉謂不可無紀姑次其事如
此以上求於立言之君子庶幾有採焉

嘉靖丁亥春正月望日謹識

雜著

附錄

明故奉議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菲泉司馬公行略
司馬氏自程伯休父田官繫姓至安平獻王孚遂
以門閥顯河內唐宋間徙居夏甸而溫國文正公
崛起為理學名臣從祀

廟廡公之子諫議大夫康康生楨楨生伋當高宗南
渡時以吏部侍郎扈從至越卒於行寓卜葬山陰
之亭山子孫遂家焉十傳而為

封比部公公贛配贈太安人張氏生公公諱相字邦

柱別號菲泉生而穎異竒杰值家窘甚矢志下惟
毅然以古人為師甫弱冠屬

封比部公傳經他郡客死於途訃音未至公感異心
動竭蹶奔往間闕輿櫬而歸以髫齡襄大事識者
難之事繼母謝極志體之養罔間於所生居喪哀
毀特至伯父貧無依倚父事之終其身撫異母弟
白首同爨孝友蓋天植云年三十成進士仕刑曹
明習典章遇事燭照斧斲有犯大辟曰陳萬化者
戚里泰和伯弟也泰和以私請公不為動自大司
寇而下咸推轂遜避引為不及奉

命讞獄 畿輔惟公惟茲民以不寃事竣馳詣溫國
故里展視丘墓荒涼潛然泣下欲卜居之有司請
歸祭田為恭謝曰今日之行水木本源之念也詎
為牟利耶弗果居時高陵狀元涇野呂文簡公謫
倅解梁聞而重之爰題其所贈詩文卷曰積德之
什以為司馬氏其中興矣視篆山西司適李福達
大獄事下法司詳覆中貴人囑從末減公正色曰
是何言三尺法所與天下公共也法而可翫如

國體何卒秉公叅麗不阿不沮未幾僉聞臬尋以前大獄事坐罪道聞止西泉寺聽逮彌月或勸曰公奉

勅徃任且宜就列蓋憫之意抑有所冀爾公謂既被譴而因循閃匿非致身自靖之義且堅卻察屬諸所餽遺一不為行資計及

命下竟褫職為民歸而杜門課子家徒四壁郡守西宗洪公高其節會支邑富人諸暨石某者罪冒殺人之條洪公初涉矜疑密示意指得司馬公一札

而釋之石遣其子莫夜具千金為壽峻辭弗內石固進曰洪公密意也竟卻之郡侯邑大夫非以文事相委罕睹其面敝廬僅蔽風雨衣食匱縮晏如也即歷俸之餘悉推諸異母弟本囊不私一錢以為常嘗謂士之提躬飭行直瀕於綱常義利處着力不則大節已隳雖侈譚性命悉空言耳虛車之誚能無恧乎其守貞見卓如此悲祿養不逮二親遇諱辰及劬勞日輒伏地絮泣不能起居恒無聲色貨利之好日惟整肅閨門榻言不出尤謹於冠

婚喪祭一是準家禮不濶於流俗蓋萬石君之淳
謹柳公綽之峻潔合而一也性耿介不妄投合獨
與青湖汪憲使栗齋范處士以詩文道誼相高且
延處士公家塾中訓子弟隆館穀或指以為迂且
訾之曰是非制義師公曰德行中有自然文章顧
其人足以廉頑立懦足矣矧少而習之薰陶若性
反不貴耶繩趨矩步相與切劘者餘十年所廼處
士則自司馬君而外亦新許可寡結納也臺使者
累疏列薦有氣壯行危才高節勵等語弗果徵用

士評惜之公自少以文名迨壯養益邃遐邇負笈
而遊者戶外屨常滿惇惇以孝悌廉節躬行誠篤
為提撕為型範一時士多所成立且泚墳籍歲無
虛日所著有菲泉存藁涑水譜系越郡志諸書咏
歌咲傲以困窮終焉計入仕與家食凡二十五年
而歿歿之日至無以為殮周諸士大夫而後成禮
於乎斯亦足以觀公矣配趙氏封安人加贈宜人
順慈恭儉本之天性雅以賢淑著聞蓋能成公之
美者夫於越為海內巖郡闕閎科第甲天下而至

語孝友清白詩禮奕世者必首於司馬氏屈一指
豈私之哉水積而流長行芳而名著理固然爾蓋
公歿八年而伯子元甫初舉嘉靖癸丑進士會巴
陵蕪惠清約綽有父風又二十餘年而季子敬甫
社舉今甲戌進士守邵武以循卓稱諸孫暉晰翮
翮脫穎巍科其它皆崇儒被儒服行且凌青雲而
上之公之所貽抑何遠耶鶴也不佞幸生同里聞
猶及炙公儀容而巴陵邵武兩君子並締交稱莫
逆以是習知公即推魯無文然次其大方云爾矣
若曰阿所好也則有直道之人心在

進士第文林郎前南京戶科給事中七十一翁山
陰望梅高鶴頰首拜撰

明故奉議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兼泉司馬公墓

墓誌銘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前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地方總督南京糧儲餘姚淺齋魏有本
撰文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學校前翰林院庶吉士戶科給事中山陰青

湖汪應軫書丹

賜同進士出身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

山陰晉野張牧篆炳

公諱相字邦柱別號菲泉其先本程伯休父之後

晉安平獻王孚出封河內人唐宋間徙居平陽郡

夏邑之高堠里故文正公爵封溫國溫國曾孫吏

部侍郎仍食邑開國高宗南渡扈從因家紹興開

國孫棫傳至公于溫國為十五世孫高祖簡平陰

令曾祖參更名敬祖壇皆隱德不仕父公贛郡庠

生以公官贈承德郎刑部四川司主事母張氏贈

安人繼母謝氏封太安人公資稟穎異神采秀發

讀書過目輒記甫弱冠選補郡庠弟子員肆力博

討才藻拔出儕流止德已卯領浙江鄉薦辛巳登

進士第授刑部四川司主事歷山西司員外郎擢

福建按察司僉事以獄纒落遇

朝廷覃恩復還其官致仕始至刑曹慮法比繁瑣體

式罔諳取法家往懔繙閱之自是貫串精詳剖斷

明決群寮咸服時有犯大辟曰陳萬化者戚里泰

和伯弟也泰和以私情干之公曰此

國法也竟不少貸丙戌冬奉

命決獄畿輔事竣乃乘便馳詣夏邑謁溫公祠夏人一見而悅之相謂曰復見小司馬矣欲留居有司請歸祭田為茶公曰今日之行水木本原之念也豈一為牟利耶時高陵呂涇野請判解州歎曰司馬氏其中興手爰題其所贈詩文卷曰積德之什視篆山西司適李福達獄下法司詳覆屬當具藁乃覈附叅之大司寇顏公西駁可以上未幾赴任闕泉道聞大獄

欽明內外問官俱獲罪遂止西泉寺聽逮彌月或勸之曰公奉

勅赴任且宜就列不從察屬餽贐堅却之比至京師竟褫職為民抵家即扁所居門曰衡門室曰一廛杜門省咎授徒課子客至輒款留出其所有或携酒放舟咏歌笑傲薄敝廬居食匱縮晏如也臺諫交章論薦有氣壯行危持法不阿等語不果徵用計登第二十六年蒞官日短家食日長平生抱負百不試一二嗟嗟命也於人何尤公性剛氣和與

物無忤言議舉止瀟洒爽豁以二親早喪祿養不逮遇忌辰及劬勞日必涕泣哀慟卧不能出戶事繼母謝太安人承順無間言居喪哀毀尤甚與弟本同爨家務委以屬之終始無貳心伯父貧而無倚顧養周至終其身其孝友至性尤人所難者冠婚喪祭悉遵家禮最不喜釋老諸星術士涉墳籍工詩文所著有菲泉遺藁十卷越郡志略十卷藏于家癸卯冬患癩疾卧歲餘至丙午正月十一日卒距生弘治辛亥七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六

娶趙氏以賢淑稱子男四長初次祿次法皆邑庠生祿先公亡次祉女一適庠生胡崇善孫男五時昕暘晉五晉六孫女四初等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于亭山之麓以予同年檢厚走書金陵請銘方以不文辭而使者載至曰葬期迫矣乃弗果辭而為之銘

銘曰越有司馬來自夏甸開國作祖偉然文獻載生吉人為國之楨省于涑水於昭令名侃侃執法範我馳驅曾謂投棄而嗟而吁稽山之阿鑑湖之

曲棲遲觴咏孝友具足有命自天曰選爾官假以
歲月庶幾用烏維子維孫既蕃既秀不盡之祿有
留有受亭峯差莪蔚然佳城我銘斯石百世可徵

明故文林郎巴陵令戴山司馬君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前翰林院

侍讀管理

誥勅兼修 國史會典新昌潘晟撰文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

國史編修文林郎餘姚孫銓書丹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

國史編修文林郎同邑陶大臨篆蓋

巴陵令司馬君卒於治所又美踰年其子時等扶



觀過金陵以墓銘懇余余與君弟法為姻婭辱知
於君最久誼不得辭乃按狀君諱初字元甫別號
叢山周程伯休父之後休父於周為司馬子孫遂
氏焉世居宛洛之間至宋溫國文正公之孫俊以
吏部左侍郎扈蹕南渡始家會稽而君則其十六
世孫也高祖敬曾祖壇祖公贛封刑部四川清吏
司主事父非泉公相起家進士終福建按察司僉
事母趙氏封安人君生而性資英朗器度疑豁未
弱冠即以遠大期之及非泉公草李福達大獄事

罷政歸益持清節專以訓課諸子為事君因得肆
力學問文日益有名每試輒為督學者所寵異南
昌張公充大奇視之後不幸非泉公遭疾數年君
侍奉湯藥經營喪葬備嘗艱苦以襄大事至壬子
始領薦癸丑登進士第而君名遂藉藉聞公卿間
矣暨謁選大司徒巴陵方公以其邑彫敝因請于
大家宰遂授為巴陵今巴陵俗慄而好訟且居楚
上游為二京列省之衝諸司行部及往來假道舟
輿庖廩之費日不暇給而民逋負稱甚君至而嘆

曰嗟嗟茲病夫也顧可以搏擊為哉乃一意務從
簡約自服食辭舍以至政事有毫病于民者君皆
釐而去之以與民休息部使者催科徼至督責且
嚴諸供億苦繁擾君率置不問直以身死之雖任
謗納侮不恤也訟獄惟聽其大且黠者其枝蔓不
急者皆以理論而罷遣之不復輸其金焉至於學
校則每加振飭仍優厚之不為勑公暇延諸生於
別館與之高質藝文考訂經史因刻溫公我箴家
訓復欵列陰德十餘事家給人喻之勸勸不為倦

乙卯秋當大比監司以君宿學遴選與試事後門
下所簡拔十餘人皆楚中名產焉君為政惟務廉
惠以利民若夫得失禍福殊不以動念是冬當入
覲或有以厚資裝勉君者君曰剝民以自澤可手竟
携書數篋以往至則當路果有以危言中君者君
固不為動久之謗息事亦無恙其剛果自信如此
及頒瑞回而蒞事益加勤敏時旱魃為害君憂勞
特甚適閱兵冒暑毒猶不事湯藥須臾疾篤而不
可療矣乃召謂諸子曰吾居官守廉不愧吾父獨

遑吾母不及一修定者為恨汝等終守清白弗墜
家聲以善養祖母吾無憾矣歸以語吾弟法與祉
言未竟而卒時嘉靖丙辰六月二十三日也君天
性孝友每傷菲泉公之沒不見其成名事其母趙
安人殊謹安人憚遠不就養每一飲食必以為念
雖數千里常遣使遺致之至處其叔姪諸弟間尤
多惠愛而諄諄以清白相勉旃人以為不愧文正
公家法云君計生正德癸酉九月二日得年纔四
十有四配章氏子男四長即時娶葉氏次昕改名

時娶曹氏俱庠生次明甚聰慧丁巳年扶襯抵家
哀泣過慟不幸獲疾而天次晰女二長納聘于金
州判官子材次納聘于陳邑廩生子渙孫男二震
雲孫女一俱尚幼嗚呼余嘗聞之楚人君卒之日
篋笥脩然至無以為歛諸後事請於當路始給而
民之哀思德君實甚於君之生存余以是知君才
大而不拘檢性直而無機械知潔其身而已不為
矯矯以干譽知利于民而已不事事而燠休之以
驩虞其心故民於君雖知而愛之未深也蓋至是

而論定美嗟乎位與年俱不滿德君其不重可哀
耶時等以丁巳年十二月十八日奉君柩葬于邑
亭山之原晟乃揮淚為之銘曰楊關西以清白遺
子孫世為三公司馬氏父子實修其德奚一發而
不享其終抑造物有待發不必於其躬嗣而有興
其照我銘於兆之末

平陽府解州夏縣為復荼奉祀事據浙江紹興府山
陰縣二十六都儒籍司馬埰狀告前事有始祖溫國
公司馬光原係山西平陽府解州夏縣人其後九世
祖開國伯司馬復扈從宋高宗南渡子孫因占籍於
彼後於正統元年順天府推官徐郁題奏為褒崇道
學事伏覩

聖朝崇尚聖賢之道推恩及其子孫孔氏宗子仍褒
封爵其餘子姓皆免差役與顏孟二氏之後專設教
授以司訓誨俾習仁義道德無墜先業此實希世之

盛典也惟宋時溫國公馬光子孫扈從宋高宗南渡雖是去遠宗國君臣大義所在亦未為失及照先賢上繼往聖下開來學有功聖門後世是賴雖已從祀廟學子孫亦皆淪雜編氓祠墓不免夷圯伏惟皇上大興文治將於變斯民如蒙

唯言乞

勅該部轉行各處將聖賢子孫體訪

上

聞照例優免差役令於所在儒學習業擇其材質可用者量加甄錄應有祠墓官為繕葺置守庶使人知君子之澤悠久不替感發興起有補世教則比屋可封之美亦可以馴至矣具題奉

聖旨說的是六部都察院還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抄出會同行在吏部等部都察院少保工部尚書吳計議得合准所言宜從行在戶部禮部施行具題正統元年八月十五日早各官奏奉

聖旨欽此欽遵外擬合就行抄案到司案呈合行山西布政使司轉行平陽府解州夏縣體訪回報除依

奉行本部勘合外行據司馬里里長崔順等呈及准
本縣儒學牒呈該教諭王珪關踏勘得本學文廟東
溫國公司馬光祠堂三間元碑二座內外完固塑像
儼然朔望一體行香又有縣西三十里鳴條岡見有
古墓高低不等松栢石人碑碣之類俱各見在蕪穢
不治舊有墻垣遺址尚在傍遺古寺亦有祠堂三間
久被樵牧踐踏無人看守荆棘荒涼誠可悽愴及照
子孫宗派延訪諸人並無在此居住者及挨審得本
學增廣生員高貞供係守信坊人有父高思誠曾說

比先洪武二十四年在外作買賣到於浙江紹興府
山陰縣遇有司馬溫國公子孫數人見在山陰縣居
住曾問思誠我祖溫國公故里祠墓夏縣有無等語
迄今四十餘年失記名字得此移關具本縣并儒學
里老人等保結繳申咨呈查得先該順天府推官徐
郁題前事已經行勘去後今該前因合行本司轉行
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著落當該官吏體訪先賢溫國
公司馬光子孫若干分豁嫡族宗派明白取具守祀
該管官吏里老不致扶同保結繳報彼時蒙山陰縣

行拘到官取審供詞採有祖叔父廷芳等供係委實
溫國公子孫人丁衆大難以移徙夏縣奉祀今父軫
見任國子監助教兄重見任都察院監察御史思係
溫國公十二世嫡孫聿勳木木水源之念前令採來
告投入籍奉祀並不敢冒名詐姓是存宋時誥命為
證如蒙准告乞帖司馬里將戶籍編造黃冊轉行山
陰縣開豁庶使祖宗有所依子孫有其本等因具告
到縣得此參照所告事理中間未委虛的仍拘宋時
誥命當廳視驗相同擬合就行為此除行原籍開豁

合行抽仰本告即於本縣住坐守祀須至誥命

右帖下告人司馬 塚 准 此

成化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復業奉祀事

押

新

明故夔酉解元雲鶴司馬尹基誌銘

賜進士出身 進階朝議大夫

詔起陝西布政司左叅議稷山承齋梁綱撰

汝水司馬諱晰字宗晦始號雲嶽後更雲鶴宋太
君姓司馬諱晰字宗晦始號雲嶽後更雲鶴宋太
師溫國公十七代孫也溫國公世居河東夏縣涑
水鄉高堠里載在宋國史又巴米家譜蘇長公文
集中至公曾孫吏部侍郎公扈輝南渡因家會稽
明興代有哲人若大司成公恂助教公軫侍御公埜
僉憲公相率來夏展祀僉憲公號菲泉正德辛巳
進士感前提學憲副廬陵陳公謁溫公墓詩雲仍
已盡之句慘然出涕款卜築奉蒸嘗焉故其詩曰
盛德誰無後還鄉自可憐有為云爾也坐主政

刑部時議大獄獲罪休致去尋惟病竟不果來有
四子初錄法社初號戢山社號景泉戢山公令已
陵卒于官配章孺人生四子孟曰時仲曰昕更名
暉丙子舉人見知仁化縣事叔曰明季即君也賦
性穎敏日記數千言十歲能屬文痛巴陵公中道
歿而菲泉公還夏夙心耿耿如對乃于隆慶丁卯
歲負溫公影神誥命耆英會圖并家譜從景泉公
來夏復籍司馬里即宋之所謂高堠里者夏人慕
溫公而不獲見見溫公之裔孫如見溫公咸舉首

加額曰司馬氏復出矣邑之縉紳士咸樂與之遊
而一峰解翁暨其子茂才蓋吾君且樂為館穀之
未幾補邑庠生時邑侯定州李公鉅鹿陳公聞喜
令涪陵文公督學使海陵素公洛陽劉公藩臬使
慈谿馮公河東益運判官晉江林公饒臺長垣鄧
公撫臺真定楊公輩諸達官未易枚舉皆以文行
重當世者交推轂君有試輒居首萬曆癸酉按臺
廬陵賀公典鄉試薦君為三晉第一人 朝野縉
紳評是歲海內元魁表率以君為之冠海內士爭
指目君君亦自負一第可拾芥取也景泉公與君
同領薦書明年成進士乙亥冬病危殆未有子命
君承嗣君早孤感景泉公撫育恩遂偕族眾告先
祠而為之子景泉公病尋愈筮仕西曹歷官陝西
行太僕寺少卿君乃六上春官竟不第此殆命耶
數耶而莫可窮詰其故矣辛卯冬會試如京師道
經平水遘疾歸卧篋月餘竟不起嗚呼痛哉君微
獨舉子業能卓躒一世而治行恪謹玉表修髯雍
容揖遜多閑雅諸所周旋談吐靡不翩翩中矩矚

君洽葩經旁通書易春秋老莊班馬諸書廼能嫻于古文詞逼真篁墩程太史以故一時名公膺卿所見無不傾蓋為慙懃惟介幣問草者戶外屢常滿分守仁和宋公撫臺雍仁侯公俱上席賓之君曳長裾矜式其子弟問調石畫佐二公纚纚中窾迎解誠者以此窺君經濟才而邑中大利害亦多仗以興祛之夏人寔際受其福先是溫公墓寢及祠堂歲久摧圯君請諸醮臺四明林公得百數十金修葺之又商相巫公父子唐諫議大夫陽公及

溫公祠墓告載祀典當塗者勒小費棄大禮而禁為葺革君計言侯公復溫公祠春秋仲月之谷人爭羨溫公有後祠墓血食不至荒廢寂寂如曩時也治墳祠之暇則置田產構廬舍締婚姻為定居計慮文獻之無徵不信也哀輯先世誥勅誌銘及交遊贈言為涑水源流書昭垂而傳播之以著其來夏之意又思子立之難以持久也念外舅廣而請夷右把總杜君木夫婦年高二子俱幼則自浙中迎至夏仰事而俯育之以堅其居夏之心凡此

類無非思以綿温公父子兄弟之嘗祀于條山涑水之間以至百千萬年也噫嘻木有本水有源盖自古記之矣彼妄認子騫為遠祖者固以來遥遥華胄之譏若孔嘉父祖微仲程伯休祖重黎天下後世皆不以為非也今立德立言立功烈如温公而其子孫之在浙者又譜牒詳明遠有端緒蒙其積德冥冥之遺澤餘靡靡可涯矣非如狄武襄公之與梁公比者乃使其祠墓傾頽為榛莽狐兔之區而春秋祀事第付諸緇衣之流曾不得如馬醫

夏畦之鬼歲時享子孫之祭者比肩而擬趾則為其子孫者亦何怱然之甚曾烏馬之不若矣君能遠依宗國永奠厥居守其墳祠不負其泉公遺命其卓識懿行詎不超出尋常萬萬哉君生于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十一日卒于萬曆二十年正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有五配即把總社君之女子男女各一人男曰露聘邑之鄉進士馬君化龍女女尚幼馬君之先曾太父都諫公太父希迂公即于菲泉公來夏時相友善而戴山公登嘉靖癸丑進

士時適會希迂公遊太學敦世講而相識焉景泉
公初至夏又與馬君之父鳴菴公稱莫逆馬君因
從景泉公學獲與君為親席友故以女許女其子
君卒時其從姪鎮撫官鼎陽君霽在京邸念露孤
幼還夏輔襄大事卜兆于温公墓西南一里許小
晁村之原行以萬曆二十一年閏十一月初十日
奉蛻藏焉先期鼎陽君持同里鄉進士盧君獻甫
狀偕君之門人蓋吾君之弟博士弟子解三經來
徵銘不佞居林下久診以高尚虛名辱君數枉顧

予亦重君之去越還晉不愧大賢之孫故樂為忘
年交今茲之請誼曷以不銘也銘曰鳳凰覽德
其千仞兮大鵬圖南其萬里兮胡是差池靡究所
止兮抑亦有所託而然兮而鳳雛鵬翮姑有頌
曰奉
平陽府解州為公務事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十四

奉府帖文三月十二日蒙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杜憲

徑自字詳 本府以心西後請轉報准給崇養施行
等因本府遵行行下司馬里童生司馬
靈其長子司馬里童生二十六歲係已故舉人
晰氣子司馬里童生八世孫人奉

投學道社老成 司馬里童生伏呈
老爺垂念先後前請賜 俾得承受奉祀
生員衣巾庶先代名賢 嗣續有衣冠之肖歲時檢
祀祿將增俎豆之輝 下 司馬里童生思戴無涯先祖溫
司公地下有知亦感恩 上 冥冥中矣止

據此惟恐不的 仍祈 該里里老隣佑馮君忍等
結查得本里童生司馬露係已故舉人司馬晰子
自幼讀書並無過犯 違碍等情據此看得司馬溫
國公勲業垂天地名猷貫古今 雖已從茲廟學尚
無奉祀生員司馬露既係溫公後裔枝派相應議
給衣巾使主廟祀不惟有以尉先賢之靈亦可以
增光于俎豆矣緣係查議衣巾事理惟復別有定
奪卑縣未敢擅專擬合申詳為此今將前因理人
具申伏乞

照詳轉報施行須至申者

萬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前事

司吏孫八八

平陽府為奉祀事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蒙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杜批

據本府呈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蒙

本道批據河津縣薛士準告前事蒙此又蒙

本道憲票為公務事照得關公與司馬溫公薛文

清公一代偉人今其子孫無復之也仰平陽府即

將各公嫡派子孫作速查明除已有奉祀衣巾仍

各另議衣巾一名申詳本道以憑准給崇奉施行

蒙此已經查議去後今據各縣查議申詳到府據

此者得夏縣司馬溫河津縣薛士準薛應旆先年

告要奉祀未蒙批補今該縣復議前來相應併呈

全無請乞

本道詳奪施行惟復別有定奪本府未敢擅專緣

由具呈照詳蒙批司馬溫薛士準薛應旆准衣巾

奉祀繳蒙此已經呈詳去後今蒙前因擬合就行
為此仰本縣官吏照帖備蒙批詳內事理即將司
馬露遵照批示准給衣巾在廟奉祀毋得違錯具
遵行過日期緣由申府查考須至帖者

右帖下夏縣准此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帖評

平陽府解州夏縣為奉祀事萬曆二十二年九月
二十五日奉

本府帖文本年九月二十日蒙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杜批
據本府呈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蒙

本道批據河津縣薛士準告前事蒙此又蒙

本道憲票為公務事照得關公與司馬溫公降文
清公一代偉人今其子孫無復之也仰平陽府即
將各公嫡派子孫作速查明除已有奉祀衣巾仍
外各另議衣巾一名申詳本道以憑准給崇養施
行家此已經查議去後今據各縣查議申詳到府

據此看得夏縣司馬露河津縣薛士準薛應旆俱
係二公嫡派子孫乞要衣巾奉祀似應准從但查
薛應旆先年告喪奉祀未批補今該縣覆議前來
似應併呈合無請乞

本道詳奪施行惟復別有定奪本府未敢擅專緣
由具呈照詳蒙批司馬露薛士準薛應旆准衣巾
奉祠繳蒙此已經呈詳去後今蒙前因擬合就行
為此仰本縣官吏照帖備蒙批詳內事理即將司
馬露遵照批示准給衣巾在廟奉祀奉此擬合就

此合行仰給司馬露薛士準薛應旆
奉祀施行須至帖者

右帖給司馬露准此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平陽府解州夏縣縣志祀先賢事蒙

巡按山西御史康憲輝本院趙鳳玄三

鄉賢名宦例有衣巾奉祀及照夏縣司馬溫公忠

清大節照映古今前本院欲行親祀未果途中遇

一青於來思謂之知係公後乃以寒微無力祀祭
 缺然每遇節令率多贖缺如此名賢可使與凡品
 泯泯耶誠觀風地方者之責矣為此牌仰本縣印
 飭院贖或該縣其動官銀內速於近墳處置上地
 三十餘畝給其奉祀子孫耕種每年即以耕收所
 獲世世奉祭仍為除出雜差無使貽累牌到限十
 日內置完前地用過價銀造冊申院仍堅石碣永
 久存照蒙此本縣胡知縣依蒙親詣司馬先賢墳
 介勸諭附近居民擇有肥厚土地情願出賣者

用萬曆三十三年支剩編銀伍拾兩易買各三地
 土共計三十畝零各取有文券印給奉祀主員司
 馬露收執管業訖仍將各主地段坐落去處四鄰
 姓名長闊丈尺分畝備開碑面堅於墳前用垂永
 久以彰

本院旌賢崇祀之盛典云

萬曆三十五年閏六月十五日鐫石

宋太師司馬溫國文正公祠碑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蒲阪後學韓爌撰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巡撫延綏等處地方督理軍務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敏寬篆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整飭懷隆等處兵備山東提刑
按察司按察使馬崇謙書

司馬文正公故里祠在夏縣西涑水鄉公墓左嘉
靖壬午歲御史朱公寔昌恢建祀公及父待制公
池光旦子康後孫朴以世次焉復伐石準初碑式
摹忠清粹德篆額勒文忠公撰文加故趾之跋
仍作亭其上碑崇四尋亭稱之時以為不遜司馬

柱碑樓者也具載原記中以迄于今若而年矣歷
日縣長浸以頽敝萬曆癸卯歲分巡大夫詹公思
虞行部謁祠墓顧謂克士此公封樹地不以時葺
治無以妥神靈稱

令甲崇明祀意乃言於御史曾公舜漁會分守大夫
喬公學詩至相與參度捐秩奉以佐工費夏冬姜
君承德胡君柁後光頌其事乃繕祠若亭芘其棟
榱橈敗者完其蓋城磚缺者塗繪其丹墀剝蝕者
乃治塋封維其舊翳封殖其嘉木而築培其繚垣

堦削者諸如坊表門楔咸一新之期有五月而竣
蓋緒若就于因而工幾將于作也屬御史康公丕
揚按部檄縣置腴田三十畝供祀事詹大夫從邑
人質請規山田二區為歲修費胡君復出登錢增
置之而又請置後以供埽除司筦鑰官為給廩編
之常賦如邑中祠例而大夫又檄公裔孫來自越
者故孝廉晰之子諸生露禪時省祀無怠備已於
是敬言紀事以詔來者則若又以大夫之命來鳴
呼公歆績在史書著述在道籍其道德風流片言

一節之美見於縉紳先生所論著而聲名姓字
於四方里巷之口者數百年一日也而且昭之金
石崇碑鉅辭夫既或述之矣秩祀之典責在有司
每每束於吏務即心所嚮往謂若差緩而能毅然
協謀從事於簿牒程書之所不責不謂難乎斯亦
直書而美自見者也顧茲重有感焉公一代碩儒
也學宮俎豆徧海內而况邑里觀繪像以想徽烈
而况丘墓戎馬愴囊中徃徃不難刻斷碑修闕祀
而况平世宗服慕效有間闢卜築依依隴側者而

况其昆仍與其鄉人之子弟也蓋聞氣類之合冥契千古九原壙墓之間有志之士識所歸焉有如巋然新宮照映條山涑水間所不能動仰止之思而奮私泚之志者非夫也夫公休勛偉烈未易參跡乃其持身典職臨實而行可以家喻而人至者凡我聖人謂宜奉其典言守為矧維學無以締繪售芬華而仕無以藩飾推功譽如昔賢以一誠師公者可法也而為之宗裔者亦宜服習家範續修其緒滌水木之本源儼著存於廟貌期永永無離

過焉且聞諸君子既時將大極之已其亦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使人謂大賢之胃儼為宗隆不遷之宗斯不尤章榮歟而又以時瞻省祠宇察其收徵而補葺之有歲額在不給則以諭紳之人又甚則請於長吏部使當有篤古敦教式閭表墓如諸君子者夫追甄往哲冶化世風無亦以精喻之而以迹攝之也而茲以誦法契至精以繫仰修軌迹庶俾盛美引無替焉抑諸君子所願於公之鄉里後人者意在斯乎爰不欲親茲成事無能有所讚誦

河... 卷八

爰述其與修之概祖聖人士所以嘉嘉類至意言之
不足而詩以歌之利茲貞石用識不忘其辭曰奕
奕條岡在涼之將地靈天章為公之鄉日月靈虹
龍蛇斯蟄疇昔忠良食于茲邑經德孔盛貴我人
文如卞如惇若其後昆

聖代褒賢表厥宅里治其隴祠秩之明祀維茲祀與
職在守臣有舉無廢匪救胡新皇皇使旌莅茲原
野陬彼高岡過祠而下顧瞻一貴息藉其歲年仙徵
上陳作者載焉七紀于斯依其陳迹莫或嗣之伊

誰之責龜筮既叶詢謀既同乃程百物以命庶工
工來如雲民不知賦適臻厥成不愆于素守與新
廟式媿前尊基崇棟隆匪飾匪塗鬱丘丘營松楸
斯免桓表屹如垣墉是賴有亭孔碩峙其東南旅
楹有閑隆碑是龕疇奉嘗蒸疇司榘筭是究是圖
咸俾勿替乃諏時日乃泐樽釗以落其成以妥公
靈威儀孔時笙鏞和奏簪組拜前佩衿拜後百禮
畢洽神人具懽達闕臚言欣茲瞻觀吁嗟我公炳
靈茲土令德令儀下規可萬緝惟高唱

有如日星無有古今人我邦

嘉式是訓與咨爾昆裔宗緒繩

是承何以承之明明忠孝何以憑之嚴嚴廟貌

秋窳窳此祠此丘銘垂匪昭示千秋

萬曆戊申歲春三月吉日

夏縣知縣胡構立石

先君雲鶴府君奉先人遺命隆慶末年來百

烈祖溫國公祠墓因定君馬萬曆改元發解

大志未酬而中道殂歿遺露母子焚焚子立

